臺大佛學研究・第四十五期
民 112 年 6 月，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頁 69-138
DOI: 10.6727/TJBS.202306_(45).0003

漢語佛典中的「頂生王」及其原語之研究*

林辰達**、張譯仁***

摘　要

漢語佛典中有一名為「頂生王」的轉輪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譬喻文獻中載其生自父之頭頂而為後宮綵女授乳。漢語佛典和漢地注疏對其音寫有「文陀竭」「曼馱多」「曼陀多」之異；對其訓詁，「頂生」外，尚有「我養」「我孀」「我持」「最勝」等。斯名實對應佛教混合梵語 *māndhātar-*（異讀 *māndhāta-, mūrdhāta-, mādhāta-*）和巴利語 *mandhātā-*。即《摩訶婆羅多》及諸《往世書》中的王者 *māndhātar-*，乃《梨俱吠陀》所傳祭司 *mandhātár-*「建立〔正確的〕思考者」的三合化派生。然 Māndhātar 在史詩和諸《往世書》乃生自其父的左脇或右腹，其所吸吮的則是因陀羅的手指。其所得名更是因陀羅所言「將我吸吮」。可知吠陀時代以降，因無人識得 Māndhātar 之名的真正源頭 *mandhātár-*，故而以大眾詞源學之手段，編造了 Māndhātar 吸吮因陀羅手指之事。而北傳佛教文獻保留了「吸吮」這一情節，改換了吸吮對象，添加了「自頂而生」的故事。

2022.12.08 收稿，2023.06.28 通過刊登。
*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吠陀文獻的譯釋及研究」（17ZDA235）之成果。曾應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馮先思老師之邀約，於 2022 年 12 月 17 日於北師大舉辦的「第三屆早期中國經典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線上口頭發表。今次得以正式書面發表，特為感謝馮老師的不棄、《臺大佛學》主編耿晴老師和編輯助理陳蕙芬女史的費心、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
** 作者係大阪大學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室博士後期生。
*** 作者係慕尼黑大學佛教研究項目博士生。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漢譯《中阿含經》中屢見「剎利頂生王」之表達，其在巴利語《中部》中對應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於頭頂被灑水的剎帝利」即「被灌頂的王者」，乃頂生王外的其他王者之稱。他種《尼柯耶》中的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在《中阿含》外的漢譯《阿含》中，卻並沒有被譯作「剎利頂生王」。是故，「剎利頂生王」的譯法，或屬《中阿含》譯者的個人風格，或亦曾受頂生故事的影響。

關鍵詞：頂生王、Māndhātar、剎利頂生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中阿含經》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人在面對更古時代經典中的疑難詞句時，往往比掌握現代學術方法的今人更為無措，卻也更為果決。這種果決表現在他們大膽利用以諧音聲訓為主要手法、所作出的「大眾詞源學」（Volksetymologie）式的解詁之上。諸如漢籍中的《爾雅》《釋名》，和印度的 *Nighaṇṭu*、*Nirukta* 中，均可尋見此類解釋[1]。儘管這些解詁多有對上古經典的誤會，卻也頗有與現代學術相通的正解。此外，尚有古人、更進而「發明」了服從此種解詁的因緣故事，從而製作出了「更新的」古典，為今日吾儕更添一題目。佛典中的「頂生王」出世故事便是這樣。

作為古代印度的某位國王的頂生王為讀內典者所習見。漢語佛典多載其出生自其父的頭頂上的肉瘤而吸吮後宮綵女之乳長大之事。據漢譯佛典與諸種原語文段的對應，可知此王之名在佛教混合梵語文獻中作 *māndhātar-*，並存諸異讀；於巴利語

---

[1] 較早對印度傳統文獻中「大眾詞源學」之現象的研究及其古訓的收集整理，見辻直四郎，〈古代インドにおける語源的説明法について〉，收入仏誕二千五百年記念学会編，《仏教学の諸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35年），頁 473-479；“Etymologia upanishadica,”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Indogaku Bukkyogaku Kenkyu)* 印度学仏教学 1, no. 1 (1952): 242-258 二文，以及 Paul Thieme, “Etymologies – einst und heute,” in *Lautgeschichte und Etymologie: Akten der VI. Fachtagung der Indogermanischen Gesellschaft, Wien, 24-29 September 1978*, hrsg. von M. Mayrhofer et al. (Wiesbaden: Rechert, 1980), 485-494 之論文。對 Yāska 所著 *Nirukta* 的專書研究，較重要者有 Max Deeg, *Die altindische Etymologie nach dem Verständnis Yāska's und seiner Vorgänger.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ihre Praktiken, ihre literarische Verbreitung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dichterischen Gestaltung und Sprachmagie* (Dettelbach: Joseph H. Röll, 1995) 之專著、Paolo Visigalli, “The Vedic Background of Yāska's *Nirukta*,” *Indo-Iranian Journal* 60, no. 2 (2017): 101-131 之論文，以及川村悠人，《神の名の語源学》（広島：溪水社，2021年）之專著。而 Paolo Visigalli, “The Buddha's Wordplays: The Rhetorical Function and Efficacy of Puns and Etymologizing in the Pali Canon,” *Jo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44, no. 4 (2016): 809-832 之論文更收集了巴利語佛典中利用諧音、雙關去解釋詞源的用例。

臺大佛學研究資料庫

佛典中又作 *mandhātā-*。其人即史詩和《往世書》文獻中自其父之左脇或右腹出生，得名於出生之後吮吸 Indra 手指之事的著名王者 *māndhātar-*。而 *māndhātar-* 乃《梨俱吠陀》所載的祭司名 *mandhātár-*「具有〔正確的〕思考者」之三合化派生。在詞義上，「具有思考」云云乃現代學術給出的正解，而「頂生」或是「將我吮吸」等當然屬於自大眾詞源學解釋派生出的因緣故事。

此外，在漢譯《中阿含經》中，又屢見「剎利頂生王」的固定表達，其在《中部尼柯耶》中的巴利語形式 *rājā- khattiya-muddhāvasitta-*，義為「於頭頂被灑水的剎帝利王者」，即「被灌頂的剎帝利王者」。《中阿含》的漢譯者將幾無關係的原語附會至頂生王，亦足可見後者之因緣故事流傳之廣。

如此諸般，圍繞著頂生王的名字解詁，既有漢語佛典對原語譯解時產生的誤會和淆亂，又有原語佛典對吠陀、史詩等外道文獻之傳承這兩方面的問題，迄今未有完全的梳理[2]。因此，有必要

[2] 關於漢語佛典中「頂生王」及其與原語的粗略對應，赤沼智善，《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京都：法藏館，1967 年），頁 407-408 列出了大部分的漢語文獻之出處，然而並未就原語的對應文段作進一步梳理，其對頂生王事蹟的分類亦頗顯凌亂。關於非佛教文獻中頂生王所對應的王者 Māndhātar，堂山英次郎，〈Mandhātar の系譜〉，《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60 號（2011 年 12 月），頁 266-272 之論文對其在吠陀文獻中源頭 Mandhātar 有歸納性研究。Zin 的兩篇論文 Monika Z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gh Painting,” *East and West* 51, no. 3/4 (2001): 299-322 及 Monika Zin, “Māndhātar, the Universal Monarch, and the Meaning of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akravartin in the Amaravati School, and of the Kings on the Kanaganahalli Stūpa,” in *Buddhist Narrative in Asia and Beyond: In Honour of HRH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on Her Fifty-Fifth Birth Anniversary,* eds. Peter Skilling and Justin McDaniel (Bangkok: Institute of Thai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12), Vol. I: 149-164 對史詩梵語中 Māndhātar 王及其在印度佛教文獻的傳承、出於文獻學與美術史兩方面的亦有重要研究。而堂山英次郎，〈胎児がしゃべる——古代インドの英雄神話における異常出生に関する資料——〉，2011 年度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共同研究《神話表象のアレゴリズム研究——文学・哲学・レトリックに即して》成果報告書（2012

臺大佛學研究資料庫

自漢語佛典出發，運用多語對照的文獻學方法，對圍繞此王之名的種種問題進行一番鉤沈。

壹、漢語及原語佛典中的「頂生王」及其名字解詁

漢語佛典中「頂生王」的用例頗多，不僅限於赤沼智善[3]之所列舉，其中又多有可與印度原語對應者。然其所出文獻之種類頗為集中，主要有《中阿含經》、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說一切有部譬喻文獻、其他大乘經（如《楞伽經》）論（如《俱舍論》）、以及漢地注疏。茲以其所敘關乎其出世、得名因緣之詳略，列舉並分析如下。

一、佛典中關於頂生王出世的記載

「頂生王」之字樣，在初期漢語佛典中便已出現。如東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四載有《頂生聖王經》（第 40 經，T3, No. 152, p. 21, c8ff.）。西晉法立、法炬譯《大樓炭經》卷六（T1, No. 23, p. 209, a4-5）載：「齊王有子。名曰頂生。頂生王有子。名曰遮留。」西晉時更有《佛說頂生王故事經》（T1, No. 39）被譯出[4]。舊題東晉迦留陀伽譯《佛說十二遊

年 3 月），頁 25-58 中的頁 45 以降更給出了 MBh、《往世書》《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天譬喻》中 Māndhātar 異常出生的相關段落之譯文。然而兩位學者均未觸及漢語文獻之「頂生」故事及其與 Māndhātar 出世故事之間的同異。至於《中阿含經》「剎利頂生王」的問題，則迄今並無真正意義上的研究。

3 赤沼智善，《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頁 407-408。

4 《大正藏》將此經題為「西晉三藏法炬譯」，是由於其因襲刻本《大藏經》及《開元釋教錄》(T55, No. 2154, p. 611, c21-26）的譯者歸屬。梁・僧祐《出三藏記集》並沒有將《頂生王故事經》歸為法炬所譯。《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更記錄了兩部名稱相近的譯經：《頂生王因緣經》（注：「《舊錄》云《頂生王經》」）和《頂生王故事經》（T55, No. 2145, p. 25, a15）。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始將《頂生王故事經》歸為法炬譯經，這一歸屬並不可靠，見林屋友次郎，《經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1 年），頁 768-775 及 Michael Radich, “Fei Changfang’s Treatment

經》[5] 中亦見「文陀竭王……頂生王」之記載（T4, No. 195, p.146, b6-8, B_{18}）。唯均未提及頂生王於其父頭頂生出之詳細過程。以所出漢文文獻成立早晚而論，此出世故事的最早出處並非漢譯佛典，而是鳩摩羅什共其弟子所撰《注維摩詰經》[6]：

> 〔**B_1**〕後秦．僧肇等，《注維摩詰經》卷三《弟子品》（**T38, No. 1775, p. 357, b2-8**）[7]
>
> 什曰：轉輪王亦有不入胎者。如頂生王是也。昔轉輪王頂上生瘡，王患其痒痛，婆羅門欲以刀破之。王時怒曰：「云何以刀著大王頂上耶？」更有婆羅門以藥塗之。至七日，頭瘡乃壞。視瘡中，見有小兒。威相端正，取而養之。後遂為王。因從頂生，故名頂生王。

此段乃鳩摩羅什為解釋轉輪王亦有非胎生者而作的解釋。據僧肇

---

of Sengyou's Anonymous Tex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9, no. 4 (2019): 819-841。又，林屋友次郎，《経録研究》，頁 768 及頁 774 以降根據譯文文體判斷《頂生王故事經》為西晉失譯經，是《中阿含．四洲經》的別品殊譯。參下文注 39。

5 《大正藏》將此經題為「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亦是因襲刻本《大藏經》及《開元釋教錄》（T55, No. 2154, p. 623, a4）的譯者歸屬。這一歸屬不見於《出三藏記集》。後者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記錄了兩部同名譯經：《十二遊經》（注：「《舊錄》云《十二由經》」）和《十二遊經》（注：「異本大同小異」）（T55, No. 2145, p. 30, b10-11）。梁．僧祐《釋迦譜》卷一謂此經：「不稱『我聞』，復無佛言。蓋是羅漢注記之說也。」（T50, No. 2040, p. 3, c17-18）。《歷代三寶紀》則記載《十二遊經》有西晉．彊梁婁至譯本（T49, No. 2034, p. 65a, 8-11）、東晉．迦留陀伽譯本（T49, No. 2034, p. 70, b27-c2）、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本（T49, No. 2034, p. 91, b24），當出臆斷，而其說竟為後世經錄所繼承。

6 另一方面，絕不能說此「自頂而生」的因緣故事乃鳩摩羅什來華後纔傳來的。因漢文「頂生」二字本身便包含了對其「自頂而生」的認可。

7 本文中所有重要引文均按其文獻類別編號，分為佛教〔B〕、吠陀〔V〕以及古典梵語〔C〕三類。嚴格來說，史詩 MBh 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古典梵語文獻，此處僅為引述方便，將之與《往世書》同列於斯。又，本文中引文及其譯文的下劃線均為引者所加。

為此《注》所撰之序（p. 327, b9），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並與弟子集注在弘始八年（公元 406 年）。

而在北魏時所出《賢愚經》之中，更有專門一品言及頂生王，其中論及其出世曰：

> **〔B_2〕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十三《頂生王品》（T4, No. 202, p. 439, c5-14）**
>
> 世尊告曰：「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瞿薩離，典斯天下八萬四千小國，有二萬夫人婇女，一萬大臣。時王頂上欻生一皰，其形如繭，淨潔清徹，亦不疼痛。後轉轉大，乃至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為端正，頭髮紺青，身紫金色。即召相師，占相吉凶，相師占已，便答王言：『此兒有德，雄姿奇特，必為聖王，統臨四域。』因為立字，名「文陀竭」晉言「頂生」。

《賢愚經》十三卷，《出三藏記集》卷二（T55, No. 2145, p. 12, c15-18）錄其所出在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謂「涼州沙門釋曇學威德，於于闐國得此經胡本。於高昌郡譯出」，正與鳩摩羅什自于闐西域來華傳道的背景相似，其時間亦接近。上引段落所錄頂生王姓字原語音寫為「文陀竭」（其對應之原語見下文第（二）小節）。所謂「晉言」者，此經譯出之時，東晉滅亡已二十餘年，或僅是當時對漢地華語的一種指稱，或是今傳諸《大藏經》的訛誤[8]。值得注意的是，B_1、B_2 兩段引文中，頂生王父頭

[8] 《賢愚經》中屢見「晉言」之語。《大正藏》校勘記於其首見之處（卷一「婆羅提致，晉言善住」處，p. 354, b10）注「晉」字明藏皆作「此」。按：《大正藏》所言「明」者即《黃檗藏》，是為《嘉興藏》的日本覆刻本，《嘉興藏》的刊刻又以《永樂北藏》為底本，見李富華、何梅，《漢

上之瘡乃經婆羅門之藥物調理、或是被劈開之後方才破出的。

至於記載「頂生故事」最詳盡、而能與原語對應者，當屬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藏文獻。其漢文部分，於義淨所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中見存 1 處，於同人所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中見存 2 處。以上 3 條內容大同，而均可於近代以來出土的 BHS 文獻《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 = MSV）斷片中尋得對應，亦均有藏語《律藏》之對應。而《破僧事》一條，又可對應於北宋法賢譯《佛說眾許摩訶帝經》的相關部分[9]。茲先引義淨《破僧事》及法賢《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原文，以及原語《破僧事》（*Saṅghabhedavastu* = SBhV）的對應部分：

> **〔B_3〕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一（T24, No. 1450, p. 100, c17-25）**
>
> 最勝善王有息，名為「長淨」。即立為王。彼時有情號為「多羅尚伽」。長淨王頂上有一瘡疱。柔軟猶如細綿疊花。雖復增長，未嘗痛惱。後漸熟破，出一童子。顏貌端正，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從頂上生故，名為「頂生」。時長淨王六萬夫人。爾時父王將頂生入於後宮。時六萬夫人見頂生已。各生愛念，乳皆流出。咸白王言：「我養我養。」由此義故。復名「持養」。

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479 及頁 597。今檢《嘉興藏》、《永樂北藏》此經，「晉言」亦均作「此言」。又，CBETA 數據庫誤錄本段校勘記中明藏的異文「此」為「比」，SAT 則不誤。

9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構擬原題作 **Sammatamahārājasūtra*，其為《破僧事》之平行文本，見刘震，《禪定與苦修（修訂本）：關於佛傳原初梵本的發現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頁 48 以降，及其所引 Peter Skilling, *Mahāsūtras: Great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vol. 2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7), 288 n. 89。其譯者法賢即天息災（*Devaśāntika）。

臺大佛學研究中心資料庫

〔B_4〕北宋・法賢譯，《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一（T3, No. 191, p. 932, c13-21）

最上王有子。名曰戒行。彼有大臣名哆羅惹伽。其王頂上生一肉皰。其皰柔軟，常以兜羅綿拂拂於肉皰，無諸疼痛。其皰後熟，自然破裂，生一童子。福德端嚴，具三十二相。眾所愛重。因以立名，名「頂生王」。纔下王頂，即入內宮。爾時，戒行王內宮之中有六萬宮人，各有孀乳。俱白王言：「我有孀乳，願孀太子。」由此因緣畫像，亦名「我孀王」。

〔B_5〕SBhV I 15-16

upoṣadhasya rājño mūrdhni piṭako jātaḥ mṛduḥ sumṛduḥ; tad yathā tūlapicur vā karpāsapicur vā; na kadācid ābādhāṃ janayati | paripākānvayāt sphuṭitaḥ; kumāro jātaḥ abhirūpo darśanīyaḥ prāsādiko dvātriṃśatā mahāpuruṣalakṣaṇaiḥ samalaṅkṛtaḥ; mūrdhnā jāto iti mūrdhnāto mūrdhnāta iti saṃjñodapādi | jātamātraḥ kumāro 'ntaḥpuraṃ praveśitaḥ | upoṣadhasya rājñaḥ ṣaṣṭistrīsahasrāṇi | sarvāsāṃ stanāḥ prasrutāḥ | ekaikā kathayati mān dhāpaya mān dhāpayeti; māndhātā māndhāteti saṃjñodapādi |

Upoṣadha 王的頭上長出了一個柔軟、非常軟的腫皰。它像 *Tūla*〔棉〕和 *Karpāsa*〔棉〕[10] 一樣〔柔軟〕。它沒有造成任何疼痛。腫皰成熟後就裂開了。一個男嬰誕生了。他形色殊妙，外表可觀，端正可愛，具足

[10] *tūla-* 和 *karpāsa-* 各是一種棉花的名稱，見 BHSD s.v. *tūla-picu-, karpāsa-picu-*。Rotman 譯注猜測一種是草棉（Gossypium herbaceum），另一種是木棉（Gossypium arboreum），見 Andy Rotman, trans., *Divine Stories: Divyāvadāna*, vol. 1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8), 440 n. 715.

臺大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 三十二大人相。他是由頭頂（*mūrdhnā*）[11] 所生，也就是來自頭頂者（*mūrdhnāto*）[12]，所以（王子）得名為「Mūrdhnāta」（「從頭頂而生」）。剛出生的男嬰被帶入後宮。Upoṣadha 國王有六萬名宮女。她們乳房都流淌（乳汁）。她們每個人都說：「務必將我吸吮（*mān dhāpaya*）[13]！務必將我吸吮（*mān dhāpaya*）！」由於〔他是〕「將我吸吮者」（*māndhātar*），他也得名為「Māndhātar」。

雖然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直到唐代纔有漢譯，然《律藏》向來是三藏中較早成立者，且鳩摩羅什早歲亦於說一切有部出家，於此《律藏》掌故，當頗能熟知。可知鳩摩羅什在轉述時，或隱去了「宮中綵女，遙見王子，乳皆流出」這般不甚雅馴的內容[14]。當然，就義淨、法賢所譯《破僧事》與原語文本相

---

[11] *mūrdhnā* 為 *mūrdhan-*「頭，頂」的單數具格形式。

[12] *mūrdhnāto* 為 *mūrdhan-* 的單數從格形式。MIA 中的單數從格詞尾 *-āto* 見 Richard Pischel,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Strassburg: Verlag von Karl J. Trübner, 1900), § 69, § 345, § 365; BHSG § 8.50-52; Oskar von Hinüber, *Das ältere Mittelindisch im Überblick*, 2., erweiterte Auflage.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1), § 302.

[13] 本文初審之時，承匿名審稿人指出，此句按照古典梵語的句內連聲法，當正作 *māṃ dhāpaya*，下文所引同為律藏文獻的《藥事》（B_7）中的 *mān dhāya* 亦當正作 *māṃ dhāya*。今按：此處兩段引文均根據校勘本直錄。BHS 文本多有未遵循古典梵語語法之處，二者本為不同階段的梵語，未可徑以後者為準繩。事實上，BHS 文本中 Anusvāra *ṃ* 與鼻音 *m*, *n* 混淆之用例也頗多，參 BHSG 19 §§ 2.64-2.66。而 BHSG 又指出，*m*, *n* 對 *ṃ* 的取代似是隨意而無意義的（random and meaningless），這點也可從下文所引同屬 BHS 文本的《天譬喻》（B_8）中、*māṃ dhaya* 並未「訛寫」作 *mān* 中得到驗證。而此處 B_5 與 B_7 中 *mān* 的「訛寫」，或是源於 *°ṃ* 為後詞首音節齒音 *dh°* 同化所致，作為 BHS 的文本特徵，值得保留。

[14] 所謂「其乳自出」云云，未見於印度一側的非佛教系文獻所載 Māndhātar 的出世故事（後者多載 Māndhātar 乃吮吸 Indra 手指成長，詳本文下文貳之二節），或是佛教文獻為了隱去外道神明因陀羅而作的改動。

對比，更可知淨譯所謂「我養」「樂養」之 BHS 原語作 *mān dhāpaya*，其中「養」對應 *dhāpaya*，為動詞詞根 *dhay*^{i}*/dhā*「吸吮，喝奶」[15] 的使役（causative）動詞命令語氣現在時第二人稱單數形式[16]。「我養」之「我」原語作 *mān*（正作 *māṃ*），當為業格、作賓語，實際上是「喝我〔的奶〕」「吮吸我」之義。而法賢所出之經「願嬭太子」云云，雖與義淨同樣將原文之主語賓語顛倒，然而斯語以及「我嬭王」的稱號，當更符合原來的文段。另外，據此《破僧事》，可知頂生王的名號及其得名之緣由乃有兩種說法：1、來自「從頭頂出生」的「頂生」，對應原語 Mūrdhnāta；2、更有出自「我養 / 我嬭 / 將我吮吸」的「持養 / 我嬭」，對應 Māndhātar。

而《藥事》所載頂生王之出世，又與《破僧事》微殊，茲選錄其中一段的淨譯與 BHS 原語如下：

〔$\mathbf{B_6}$〕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二（T24, No. 1448, p. 56, b4-12）

---

[15] 見 EWAia I 776f., LIV^{2} 138f.。其印歐語形式通常被推定為 **$d^{h}eh_1(i)$-*，儘管在晚期吠陀中存有弱根鼻音現在時 *dhino-*^{ti} < **$d^{h}i$-né/n-h_1-*。但 OIA 中常見的零階帶主題元音之 *-ya-* 現在時語幹 *dh-á-ya-*^{ti} < **$d^{h}h_1$-é-i̯e-* 卻來自一更古的形式 **$d^{h}éi̯h_1$-e-*，故其強語幹表記作 *dhay*^{i}。而另一方面，此詞根在詞根複合詞後肢時又以一弱形式 *°dhā́-* < **°$d^{h}eh_1$-* 出現，可能與另一詞根 *dhā* (< **$d^{h}eh_1$*)「建立」有關，如 *godhā́-, payodhā́-* 等，參 Salvatore Scarlata, *Die Wurzelkomposita im Ṛg-Veda* (Wiesbaden: Reichert, 1999), 269ff.。故本文中將此「吸吮」之義的詞根表記如此。又，其他辭書或有將之表記作 *dhe, dhā*^{2} 者。

[16] 見 Gnoli 校勘本 SBhV I 16 n. c.。語義上，在吠陀梵語和經典梵語中其使役動詞含義為「餵奶」，見 Stephanie W. Jamison, *Function and Form in the -áya-Formations of the Rig Veda and Atharva Ved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 172. 在 MIA 階段，使役動詞則失去了使動含義，見 BHSG § 38.1-8, 41-48; von Hinüber, *Das ältere Mittelindisch im Überblick*, § 415, § 489.

臺大圖書館授權使用

佛告大王：乃往古昔，人壽無量歲時，有王名曰「長淨」。頂生肉疱，極為柔軟，猶如綿絮。疱熟自破，而生一子。……生已入宮。宮中婇女，有八萬四千，遙見王子，乳皆流出。各各咸願：「我養。」王子即以為名，號曰「樂養」。由頂上生，復名頂生。如《中阿笈摩．王法相應品》中廣說。

〔B_7〕GM III.1:92,16-93,10 = Matsumura, 349 = GMNAI 166r[17]

bhūtapurvaṃ mahārājāmitāyuṣi prajāyāṃ upoṣadho nāma rāja babhūva | tasya mūrdhni piṭako jātaḥ | mṛdus sumṛdus tadyathā tūlapicur vā karpāsapicur vā paripākatvāt sphuṭitaḥ | kumāro jātaḥ | <...> jātamātraḥ kumāro 'ntaḥpuraṃ praveśitaḥ | upoṣadhasya rājñaḥ aśītistrīsahasrāṇi kumāraṃ dṛṣṭvā prasrutāni | ekaikastrī kathayati mān dhāya mān dhāya iti | tasya māndhātā māndhāteti saṃjñā saṃvṛttā | anye kathayanti | mūrdhnā jāta tasmād bhavatu kumārasya mūrdhnāta iti nāma | tatra kecin māndhāteti jānate kecin mūrdhnāta iti | vistareṇa māndhātrisūtraṃ madhyamāgame rājasaṃyuktakanipāte |

很久以前，在大王和人有無量壽命時，曾有一位國王名叫 Upoṣadha。在他的頭上長出了一個腫皰。〔這腫皰〕柔軟、非常軟，就像 *Tūla*〔棉〕和 *Karpāsa*〔棉〕一樣。腫皰成熟後就裂開了。一個男嬰誕生了。……剛出

[17] Dutt 的轉寫時常徑改寫本讀法而不加說明，不能完全反映寫本的原貌。此處引用 Matsumura 校正的轉寫，參 Hisashi Matsumura 松村恒 , "Four Avadānas from the Gilgit Manuscripts" (PhD dis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0), 34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生的男嬰被帶入後宮。Upoṣadha 國王有八萬名宮女[18]，見到男嬰後，〔她們的乳房都〕流淌〔乳汁〕。她們每個人都說：「務必將我吸吮（*mān dhāya*）[19]！務必將我吸吮（*mān dhāya*）！」由於這句話，即「將我吸吮者」（*māndhātar*），〔他〕得名為「Māndhātar」。另外一些人說，因為他是由頭頂（*mūrdhnā*）所生的，所以男嬰的名字應該叫「Mūrdhnāta」（「從頭頂而生」）。因此有些人叫他「Māndhātar」，有些人叫他「Mūrdhnāta」。〔更〕廣泛地〔對其事蹟的宣說〕見於《中阿含》的《王相應品》中的 *Māndhātri-Sūtra*〔一經〕。

此段落中的宮女所言「我養」對應原語 *mān dhāya*。此處 B_7 引文中的動詞語氣和前引 B_5 一樣，均為命令語氣。詞根 *dhay*^{i}*/dhā*「吸吮，喝奶」的現在時命令語氣形式通常作 *dhay-a*[20]，此處詞根元音拉長的形式較為罕見，或為某種「疑似名詞起源動詞」（quasi-denominative）[21]，由動詞詞根弱形式直接加上名詞起源動

---

[18] 此段淨譯中國王宮女之數量為 84000，而梵本及其所對應的藏譯中則為 80000。《藥事》中另一處平行段落（淨譯《藥事》卷十一，詳見下文）漢藏梵諸本宮女數量為 60000，與《破僧事》、《天譬喻》等平行文本相同，參八尾史譯注，《根本説一切有部律薬事》（東京：連合出版，2013 年），頁 283 及頁 302，注 3。

[19] 參前文注 13。

[20] 參前文注 15 引 EWAia 等，此詞根的現在時為詞根零階帶主題元音的 *-ya-* 現在時，如下文 B_8 引 Divy 中即作 *dhaya*。而另一方面，在其他印歐語的同源詞中，此詞根的現在時的確可以構成詞根滿階 *-ya-* 現在時，如希臘語 θῆσθαι 便來自 **d^{h}éh$_1$-i̯e-*。

[21] 參 BHSG § 28.24。印度雅利安語中的 quasi-denominative，指的是帶有名詞起源語幹標誌 *-yá-*，但卻不一定是從名詞派生而來的動詞語幹，即其所「起源」的名詞不存在或未見於文獻，其帶有 *-yá-* 的構成乃某種類推。參 Leonid Kulikov, *The Vedic -ya-presents: Passives and intransitivity in Old Indo-Aryan* (Amstedam: Rodopi, 2012), 785-796; Jamison, *Function and Form in the -áya-Formations of the Rig Veda and Atharva Veda*, 65.

臺大醫學期刊資料庫

詞的標誌 *-ya-* 得來（*dhā-ya*）。另一種可能是，詞根元音拉長的形式源於詞根 *dhay*^{i}*/dhā*「吸吮，喝奶」與另一詞根 *dhā*「建立，維持」的混同[22]。

又，淨譯「如《中阿笈摩・王法相應品》中廣說」者，其中經名、品名即 BHS 本之 *māndhātrisūtraṃ … madhyamāgame rājasaṃyuktakanipāte*，見諸漢譯《中阿含經》卷十一《王相應品》的《四洲經》（第 60 經，T1, No. 26, p. 494, b9ff.，前引 BHS 本小經名作 *Māndhātri-Sūtra*）[23]。講述了頂生王既為轉輪王，征伐四方，更為天帝釋讓其半座，仍不饜足，欲歸故鄉，含恨而終的故事。屬於頂生王故事的另一主題（斯事在漢譯佛典和巴利語《本生經》中多存平行文本，參本文壹之三節）。而該卷《中阿含》，更是唯一同時出現「頂生」和《中阿含》所特有的「剎利頂生王」的一卷（參本文第肆節）。

復次，《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的第 3 處對頂生王出世的記錄（淨譯《藥事》卷十一，p. 51, c21-26，對應 BHS 本 GM III.1:67）基本與上兩處相同，唯 BHS 本中宮女出乳後所

---

[22] 本文初審之時，承匿名審稿人指出：此 *dhāya* 當類推自另一詞根 *dhā*「建立，維持」，詞根 *dhā* 也曾出現為 *-dhāyati* 的「疑似名詞起源動詞」（quasi-denominative）形式（BHSG §28.24）。今復檢本文前引《律藏》漢譯（B_3, B_4, B_6）所錄頂生王姓字解詁，《藥事》（B_6）作「樂養」，《破僧事》（B_3）作「持養」。「持養」或可證明詞根 *dhay*^{i}*/dhā* 與 *dhā* 的混同。這一混同也同樣反映在梵文寫本中。如前文 B_5 中的 *dhāpay-* 既是 *dhay*^{i}*/dhā* 的使役動詞詞幹，也是 *dhā* 的使役動詞詞幹（參 Jamison, *Function and Form in the -áya-Formations of the Rig Veda and Atharva Veda*, 168f, 172; EWAia I 776, 784），可知此處的 *dhāya*，亦有類推自斯的可能性。在此僅向匿名審稿人的建議表示感謝。

[23] 無著比丘亦指出漢譯《中阿含經》與 BHS 本經名的差異，見 Bhikkhu Anālayo, "'Mūlasarvāstivādin and Sarvāstivādin': Oral Transmission Lineages of Āgama Texts," in *Research on the Saṃyukta-Āgama*, ed. Bhikkhunī Dhammadinnā (Taipei: Dharma Drum Corporation, 2020), 41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言為 *māṃ dhāyatu māṃ dhāyatv*，其中動詞 *dhāyatu* 為命令語氣第三人稱單數形式，而語幹 *dhāya-* 與 B_7 同為不規則的 quasi-denominative，非是使役，或可譯作「他務須將我們吸吮！」。

屬於 BHS 文獻中譬喻一類、而其內容與 MSV 關係密切[24]的《天譬喻》（*Divyāvadāna* = Divy）中，亦有頂生王出世的詳盡描寫：

〔**B_8**〕**Divy XVII 210,13-23**

bhūtapūrvam ānandopoṣadho nāma rājā babhūva | upoṣad[h]asya rājño mūrdhni piṭṭako jāto mṛduḥ sumṛdus tadyathā tūlapicurvā karpāsapicurvā na kaṃcid ābādhaṃ janayati | pakvaḥ sphuṭitaḥ | kumāro jāto 'bhirūpo darśanīyaḥ prāsādiko dvātriṃśanmahāpuruṣalakṣaṇaiḥ samanvāgataḥ | upoṣadhasya rājñaḥ ṣaṣṭistrīsahasrāṇi | sarvāsāṃ stanāḥ prasrutāḥ | ekaikā kathayanti māṃ dhaya māṃ dhaya | mūrdhato jāto mūrdhāta iti saṃjñā saṃvṛttā | māṃ dhaya māṃ dhaya māndhāta iti saṃjñā saṃvṛttā | anye kathayanti kecin mādhāta iti saṃjānīte |

很久以前，阿難啊，有一個國王叫 Upoṣadha。在 Upoṣadha 國王的頭上長出了一個柔軟、非常軟的腫皰，它像 *Tūla*〔棉〕和 *Karpāsa*〔棉〕一樣。但它沒有造成任何疼痛。腫皰成熟後就裂開了。一個男嬰誕生了。他形色殊妙，外表可觀，端正可愛，具足三十二大人

[24] 《天譬喻》的 38 則譬喻故事中有 19 則亦見於 MSV。長期以來，學者對這兩個文本之間的文獻源流問題莫衷一是。平岡聰通過比較研究指出《天譬喻》中的 7 則故事是從 MSV 中摘出，並改編而成，參 Satoshi Hiraoka,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ivyāvadāna and the Mūlasarvāstivāda Vinay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6, no. 5 (1998): 419-434.

> 相。Upoṣadha 國王有六萬名宮女，她們的乳汁流出。她們每個人都說：「務必將我吸吮！務必將我吸吮！」由於他是從頭（*mūrdhataḥ*）生出來的，所以得名為 Mūrdhāta（「從頭而生」）。由於「務必將我吸吮（*māṃ dhaya*）！務必將我吸吮（*māṃ dhaya*）！」〔這句話〕，他也得名為「Māndhāta」。不過另外一些人說，有人叫他[25]「Mādhāta」。

注意此處宮女所言 *māṃ dhaya* 中的動詞乃 *dhay*^{i}*/dhā* 的現在式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形式。而本段給出了頂生王的 3 個名字：1、來自「從頭頂而生」的 Mūrdhāta；2、「務必將我吸吮」的 *Māndhāta*；3、Mādhāta。前兩個名號及其解詁同於前引 B_5、B_7，其中 *māndhāta-* 即 *māndhātar-* 在佛教混合梵語中的俗寫形式[26]，唯 Mādhāta 的形式存有疑點（分析見本文第（一）小節）。

復次，漢語佛典中此故事較詳盡的版本，又見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十二、以及北宋施護譯《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後者雖成立較晚，卻徑題以頂生王之名，幾乎囊括了此前漢語佛典中所有頂生王的故事。

> **〔B_9〕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十二（T12, No. 374, p. 437, c27-p.438, a4）**
>
> 善男子。過去之世人壽無量。時世有王，名為善住。其王爾時為童子身太子治事。及登王位各八萬四千歲。時王

[25] *saṃjānīte/saṃjānāti* 或為 *saṃjñā-*「名稱，名字」的名詞起源動詞（denominative），見 BHSG § 37.18, BHSD s.v. *saṃjānāti*。

[26] BHS 文本中，多將 OIA 的行動者後綴 *-tar-/-tr-/-tṛ-* 變作 *-ta-* 以就 *-a-* 語幹變格，然亦非定數，如本文前引吉爾吉特寫本《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諸段落中，*māndhātar-* 即保留原來的 *-tar-* 語幹變格，Divy 他處屢見作 *māndhātar-* 的形式。參 BHSG § 13.4, BHSD s.v. *māndhāta-, °tṛ-*.

頂上生一肉疱，其疱柔軟，如兜羅綿，細軟劫貝，漸漸增長。不以為患。足滿十月，疱即開剖，生一童子。其形端正，奇異少雙。色像分明，人中第一。

〔B_{10}〕北宋・施護譯，《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一（T3, No. 165, p. 393, a23-b4）

爾時有王，名布沙陀。其王頂上忽爾肉生。如皰而軟，如兜羅綿，又如細氈，亦無痛惱。彼成熟已，自然開裂，生一童子。最上色相，端正可觀。身如金色，頭有旋文。猶如妙蓋。雙臂脯長，額廣平正，眉復延袤，鼻高脩直。身分上下，皆悉具足。有三十二大丈夫相莊嚴其身。童子生已，乃入宮中。王有六萬宮女眷屬。見此童子，乳自盈流。各作是言：「我養。」太子由是立名呼為「我養」。或有說言：今此太子從頂上生，應名「頂生」。由是，乃有呼「頂生」者，或號「我養」者。

成立較早的《大般涅槃經》所載較簡，類與《注維摩詰經》中所言。而《頂生王因緣經》則如前引諸律藏文獻，記載了關於其名號的兩種解詁——「頂生」和「我養」。

而闍那崛多譯《起世經》卷十（勘同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卷十）[27] 所記之頂生王出世雖甚簡略，卻保留了與前引諸文

[27]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三《別錄三》（T55, No. 2154, p. 611, b4-9）：「《錄》及《靖邁經圖》並云：『笈多三藏大業年中於東都上林園翻經館譯《起世經》十卷。』今大檢尋諸藏，乃有兩本，大意雖同，文句稍異。至於品目，時有差殊。前經初云：『婆伽婆在舍婆提城。』後經乃云：『婆伽婆在舍囉婆悉帝城。』若據梵言，後經為正。今謂崛多、笈多各翻一本，又前經初首題云：『崛多笈多二師同出。』今以前為崛多所譯，後是笈多再翻。二經文既有殊，今故雙存。」按：智昇所言「前經」即今題闍那崛多譯本，「後經」即達摩笈多本。又據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闍那崛多傳》與《達摩笈多傳》（T50, No. 2060, p. 433, b7-p. 436, b14），均提

獻不同的名號解詁：

> **〔B_{11}〕隋．闍那崛多譯，《起世經》卷十（T1, No. 24, p. 363, a13-16）– 隋．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卷十（T1, No. 25, p. 418, a16）**
>
> 彼齋戒王頂上自然出一肉皰。其皰開張。生一童子。端正殊特。具三十二大人之相。生已，唱言「摩陀多」。隋言「持我」。其頂生王。具足神通。有大威力。統四大洲。自在治化。

注「隋言持我」，大正藏校勘記謂南系三本作「戒」，《起世因本經》卷十（T1, No. 25, p. 418, a16）正作「持戒」。雖則如此，據其他文本中所載故事可知「持戒」不可通，在語意上仍應作「持我」，「戒」正為「我」之形訛，「戒」字隸變為「**弋**」，在敦煌寫本中經見，與「我」形近易訛[28]。此種淆亂也在佛典的傳世版本中留下痕跡，如《法句經》「戒意安靜」，《聖語藏》本訛為「我意安靜」（T4, No. 210, p. 562, a28, n. 15）。檢此處音寫「摩陀多」，「摩」字非屬鼻音，是「摩陀多」正對應前引《天譬喻》（B_8）所記其名之第三種拼寫 *mādhāta-*。而「持」者，則正將 *mādhāta-* 之後肢 *°dhāta-* 讀作來自詞根 *dhā*「建立、維持」的某種形式，與大多數文本讀作

及二人於隋開皇以降共同譯經之事。而「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偽鄭淪廢，不暇重修。」今檢題為達摩笈多所譯之經，多與闍那崛多重出。且多據原語逐詞直譯，似未加潤文者，如題隋．笈多譯《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T8, No. 238）者便是，不僅《普樂經》為然。是知此二本《起世經》均為兩人所共定，而題達摩笈多者，是漢譯之初稿。又，下文所引兩種《起世經》均為前揭《大樓炭經》的異譯，但此處所引段落卻不見諸《大樓炭經》。

28 敦煌寫本中的字形，見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198。其字形演變，見肖瑜，《〈三國志〉古寫本用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年），頁 67。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dhay^{i}*/dhā* 者（「我養」「我嬭」）有別，而又與漢譯《破僧事》（B_3）之「持養」相通。

又，上引詳述頂生王出世的文獻中，除 B_1、B_2 外，其他故事中頂生王之父頭頂的膿包均為自然破裂，而非為人劈開或經人調理。而此處頂生王之得名，更是來自其自己說的「摩陀多（持我）」之言，與前引文獻中來自宮女之語者（B_3-B_8, B_{10}）不同，或是傳承之訛。

除以上述文獻外，佛典中亦屢見對頂生王的提及，此類提及大多如前引《注維摩詰經》一般，僅僅通過頂生王乃非胎生的轉輪王這一身份來作出其他陳述。而其中《佛所行讚》（*Buddhacarita*）和《俱舍釋論》（*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 AKBh）兩部作品對之有所提及，亦有梵本與之對應。先看《佛所行讚》卷一中，為了說明佛陀作為菩薩自其母右脇的異常出生，而列舉了其他異常出生之印度王者的一頌：

> **〔B_{12}〕馬鳴造、舊題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卷一（T4, No. 192, p. 1, a24-26）**
> 優留王股生，畀偷王手生。曼陀王頂生，伽叉王腋生。菩薩亦如是，誕從右脇生。
>
> **〔B_{13}〕Buddhacarita I 10**
> *ūror yathaurvasya pṛthoś ca hastān* | *māndhātur indrapratimasya mūrdhnaḥ* |
> *kakṣīvataś caiva bhujāṃsadeśāt* | *tathāvidhaṃ tasya babhūva janma* ||
> 正如 Aurva 的〔出生〕屬於雙股，而 Pṛthu 的〔出生〕是從雙手，與 Indra 等量的 Māndhātar 的〔出生〕是從頭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頂，又如 Kakṣīvant 的〔出生〕是從腋下，他的出生也是如這般方式。

此處梵本形容頂生王的套語 *māndhātur indrapratimasya mūrdhnaḥ* 中，頂生王的名字是帶 *-tar-* 後綴的 Māndhātar（*māndhātur* 為其屬格），而漢譯則為足五言之句故，音寫作 2 音節的「曼陀」。而 *mūrdhnaḥ* 為 *mūrdhan-*「頭部，頭頂」的從格，比較前引 BHS 律藏（B_5, B_7）的從格 *mūrdhataḥ*，此處的 *mūrdhnaḥ* 無疑更符合古典梵語語法，在語言上更為規整。至於 *indrapratima-*「與 Indra 等量者」可證此王具有轉輪王的武勇特質，而在史詩和《往世書》文獻中，Māndhatar 所吮吸的、恰恰正是 Indra 的手指（見本文貳之二節引文 C_1-C_3）。是 *indrapratima-* 一詞，或許反應了《佛所行讚》其書本身對印度的佛教教理和非佛教之古典文學的融合（見下文壹之三節、叁節）。此外，《佛所行讚》中另有 4 處出現「曼陀王」或「曼陀轉輪王」之字樣，原本均作 *māndhātar-*。

至於《俱舍論》，則是在世親自釋中，將頂生王列舉為人而濕生的案例之一：

> **〔B_{14}〕梁．真諦譯，《阿毘達摩俱舍釋論》卷六（T29, No. 1559, p. 201, a4-5）**
> 濕生者。如頂生王、遮婁、優波遮婁王、迦富多摩梨尼夫人、菴羅夫人等。

> **〔B_{15}〕唐．玄奘譯，《阿毘達摩俱舍論》卷八（T29, No. 1558, p. 44, a7-8）**
> 人濕生者。如曼馱多、遮盧、鄔波遮盧、鴿鬘、菴羅衛等。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B_{16}〕**AKBh III: 119,7**

saṃsvedajāḥ, tadyathā māndhātṛcārūpacārukapotamālinyām rapālyādayaḥ |

諦譯「頂生王」在梵本中的形式為 *māndhātṛ-*，正是 *māndhātar-* 在複合詞中的弱語幹形式，與前引《佛所行讚》（B_{13}）同。而玄奘將之音寫作「曼馱多」[29]，當是依據 *māndhātar-* 或其體格形式 *māndhātā*。而此段中除頂生王而外的其他例子（*°cārū-ₙpacāru-kapotamāliny-āmrapālī-*），據普光《俱舍論記》卷八（T41, No. 1821, p. 155, c16-28）及稱友《疏》釋此段，Cāru 和 Upacāru 乃頂生王自雙膝上的兩個腫瘡中生出；Kapotamālinī 乃自其父 Brahmadatta 胸口潰瘍生出；Āmrapālī 乃生自芭蕉之根者[30]。可知世親在此想要更為強調的是 Māndhātar 王生自被視為「無機物」的頭上之瘡（即所謂「濕生」）[31]，而非其父之身體。

二、問題點與進一步的分析

通過前一節的徵引，可以看到，漢語和原語佛典中，對頂生王生於其父之頭頂的記載非常一致。而在其 BHS 原語部分成立較早的《說一切有部律藏》和譬喻文獻（B_3-B_8, B_{10}）中，更詳細保存了其得名的經過，與其另一個名字——來自願意以己乳餵養王子的宮女所言「願他將我吸吮」，即義淨等漢譯作「我養」

---

[29] 「曼馱多」乃玄奘對頂生王之名的固定音寫（詳本文下文第（二）小節）。在其所譯的其他佛典中屢見。如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六九（T30, No. 1579, p. 683, c11-12）：「又有欲界諸天及人一分福果所致，如曼馱多王等。」

[30] 參山口益、舟橋一哉，《俱舍論の原典解明 世間品》（京都：法藏館，1955 年），頁 68。

[31] 以頂生王為「濕生」，玄奘所出佛典而外，亦見於後秦・鳩摩羅什所譯《大智度論》卷八（T25, No. 1509, p. 118, a25-26）和前秦・僧伽跋澄所譯《鞞婆沙論》卷十四（T28, No. 1547, p. 522, b14-15）等。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我嫺」者。而其他漢譯、以及《說一切有部律藏》成立之後的原語佛典中，在鳩摩羅什來華以前，「頂生王」已習見於佛典；而《佛所行讚》（B_{13}）和《俱舍論》（B_{16}）之原語亦直接將 Māndhātar 王作為「生自頭頂」和「濕生」的案例。如此種種，似反映了「頂生」較「我嫺」在流傳上的更廣。

（一）原語佛典所見頂生王的名號及其解詁之分析

先就前節所舉的諸種原語佛典中所見，製成下表：

	名號 1	緣由 1	名號 2	緣由 2	名號 3
B_5	Mūrdhnāta	*mūrdhnāto mūrdhnāta iti saṃjñodapādi* 「從頭頂而出」＝漢譯「頂生」	Māndhātar	*mān dhāpaya mān dhāpayeti. māndhātā māndhāteti saṃjñodapādi* 「將我吸吮」＝漢譯「我養」等	Ø
B_7	Mūrdhnāta	*mūrdhnā jāta ... mūrdhnāta iti nāma* 「從頭頂出生」＝漢譯「頂生」	Māndhātar	*mān dhāya mān dhāya iti ... māndhātā māndhāteti saṃjñā saṃvṛttā* 「將我吸吮」漢譯「我養」等	Ø
B_8	Mūrdhāta	*mūrdhato jāto mūrdhāta iti saṃjñā saṃvṛttā* 「從頭頂出生」	Māndhāta	*māṃ dhaya māṃ dhaya māndhāta iti saṃjñā saṃvṛttā* 「將我吸吮」	Mādhāta
B_{13}	Ø	Ø	Māndhātar	*mūrdhnaḥ ... janma* 「從頭出生」	Ø
B_{16}	Ø	Ø	Māndhātar	*saṃsvedajāḥ* 「濕生」	Ø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 Māndhātar 之正讀到 Mūrdh(n)āta「頂生」的發展，可能是其以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的詞形流傳時發生的變形。OIA *māndhātar* > MIA **mandhātă-*[32] > MIA *mādhāta-* > MIA **madhāta-* > MIA **mudhāta-*。Divy 所記錄的第三種名字 Mādhāta，可能保留的是上述音變過程的中間形式，即 MIA *mādhāta-*。而在部分犍陀羅語寫本中，OIA *-ndh-* 會在書寫中訛變為 *-dh-*[33]。在少數情況下，唇音 *m* 後的短元音 *-a-* 受到唇化的作用，可能會變為 *-u-*[34]。從 MIA *mu*(*d*)*dhāta-*，可以逆向回構出 OIA *mūrdhāta-*[35] 這一形式。

可以看到，Māndhātar 所對應的命名緣由乃是宮女所言 *māṃ dhay*^{i}*/dhā*「將我吸吮」之語，史詩、《往世書》文獻亦將其得名之由歸結於吸吮 Indra 的手指，反觀較《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成立稍晚的原語佛教文獻《佛所行讚》（B_{13}）和《俱舍論》（B_{16}），採「吸吮者」Māndhātar 之名，又用「頂生」之事，頗顯矛盾。結合本文貳之二節所引印度外道文獻，是可知「吮吸」的大眾詞源學解釋成立較早，而後為很可能來自根本說一切有部

---

32 參考巴利語 *mandhātā-*。

33 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寫本中，則會發生不同的變化，OIA *-ndh-* > Gāndh. *-n̄-*， 參 John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98ff. 以及 Stefan Baums, "A Gāndhārī Commentary on Early Buddhist Vers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7, 9, 13 and 18"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9), 159f. 在中古印度雅利安語中，如果鼻音後接相同發音部位的輔音，通常情況下輔音叢保持不變，OIA *-ndh-* > MIA *-ndh-*，見 Pischel,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272。

34 參 Pischel,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 104; BHSG § 3.57;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81ff.; K. R. Norman, "Labialization of Vowels in Middle Indo-Aryan,"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2 (1976): 41-58 (= *Collected Papers* I. 247-261.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90); von Hinüber, *Das ältere Mittelindisch im Überblick*, § 157, Baums, "A Gāndhārī Commentary on Early Buddhist Verses", 131.

35 OIA *mūrdhan-* > MIA *muddha-*，見 Pischel,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 288, § 402. 在犍陀羅語中，通常 OIA *-rdh-* > Gāndh. *-dh-*，見 Baums, "A Gāndhārī Commentary on Early Buddhist Verses", 162f.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的「發明」的「頂生」故事所替代。後者本是解釋 Mūrdhnāta 之名的大眾詞源學故事，而最終卻「戰勝」了解釋正名 Māndhātar 的解釋、乃至 Mūrdhnāta 本身，從而「附著」在了 Māndhātar 之名上——即使是在印度原語之佛教文獻中[36]。

另外，較晚成立的《翻譯名義大集》同時收錄了上述兩類原語形式：Mvy-I 3554 (= Mvy-S 3557）[37]*mūrdhagataḥ* (Mvy-S. *-dhataḥ*) ~ Tib. *spyi-bo* ~ Chin. 頂生；Mvy-I 3555 (= Mvy-S 3558）*māndhātaḥ* ~ Tib. *nag-las nu* ~ Chin. 我行，自乳。其中 *mūrdhagata-* 未見諸今存原語文本的相應段落，而僅見於 Divy 非關 Māndhātar 出世的他處，或為漢文古譯「文陀竭」之對應形式（參下文第（二）小節）。至於後一條所列漢譯「自乳」，乃將「將我吸吮」之主賓顛倒而出。

（二）漢語佛典對其名的音寫、解詁及其對應的原語形式

漢語佛典的情況亦與原語佛典類似。自佛教傳來至鳩摩羅什來華的古譯佛典中，已將此位王者稱作「頂生」，除了義淨等譯出的《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外，「吮吸」的詳細幾乎難覓蹤跡，僅留下「我養」「我孀」等解詁。另一方面，漢語佛典中，又存有一些值得分析的音寫形式、以及形如「x 言 yy」的漢譯者通過子注給出的解詁，頗能讓人窺見其原語形式及頂生王之名的流變軌跡。逐條分析如下。

1.「文陀竭」＝「頂生」

---

[36] 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及其生徒似乎已經「發現」了這個矛盾，故而放棄了「頂生」舊譯而選擇直接將正讀 *māndhātar-*（或其體格 *°tā*）音譯作「曼馱多」。參前節引文 B_{16}。詳本文下文第（二）小節引文 B_{24}。

[37] 本文所引 *Mahāvyutpatti* 之編號和梵、藏部分據石濱等校本（Mvy-I）糾正榊亮三郎校本（Mvy-S），而清人所加漢譯，則據榊本。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庫

這一漢語佛典中的最早音寫＝解詁已見前引《賢愚經》（B_2）「名『文陀竭』晉言『頂生』。」更早則見於東漢譯出的《中本起經》中：

> **〔B_{17}〕舊題東漢・曇果、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卷二（T4, No. 196, p. 161, b11-17）**
>
> 世尊又曰：「過去久遠，時有聖王，名文陀竭。高行暉世，功勳感動。忉利天帝，欽其異德，即遣車馬，詣闕迎王。王乘天車，忽然升虛，天帝出迎，與王共坐，娛樂盡歡，送王還宮。」佛告比丘：「爾時天帝者，大迦葉是也！文陀竭王者，則是吾身。」

後漢譯出的《中本起經》是「文陀竭」王其名號與行事首見於漢譯佛典。此段敘事簡略，也不含對音寫的解詁。不過，國王升「忉利天」，與「天帝」分半坐等情節，是印度原語諸平行文本 Māndhātar 故事中常見的橋段（詳見本文壹之三節）。

而在東晉的《佛說十二遊經》中：

> **〔B_{18}〕舊題東晉・迦留陀伽譯，《佛說十二遊經》（T4, No. 195, p. 146, b6-8）**
>
> 文陀竭王壽百萬歲。頂生王遮迦越、左髀右髀王，皆壽十萬歲。

此處原文疑有脫誤。「左髀右髀王」即前引《俱舍論》（B_{14}-B_{16}）中生自頂生王雙膝的 Cāru 和 Upacāru[38]。「遮迦越」即 *cakravartin*-「轉輪王」之省文音寫。然則「文陀竭王」與「頂

[38] 參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四分律》卷三一（T22, No. 1428, p.779, a7-10）：「齊王有子。名曰頂生。頂生王有子。名遮羅。」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王遮迦越」全是一人，何以壽數不同？頗疑「頂生王遮迦越」六字乃是子注羼入正文者。或當斷作：「文陀竭王壽百萬 ，頂生王遮迦越。左髀右髀王，皆壽十萬歲。」

此外，該音寫尚見於《文陀竭王經》，其中亦將頂生王稱作「遮迦越王」：

> **〔B_{19}〕失譯《文陀竭王經》（T1, No. 40, p. 824, a29-b2）**[39]
>
> 昔者有王名號文陀竭，生從母頂出，是故字為文陀竭，後作遮迦越王，東西南北皆屬之。

注意此處載文陀竭王「生從母頂出」，與其他所有文獻之記載不同，或有訛誤。

「文陀竭」所對應的原語為何，頗費躊躇。林屋友次郎《経録研究》頁 769 以為《頂生王故事經》與《文陀竭王經》中的國王名號既然不同，則其原語形式應當也有所不同，他進一步推測「文陀竭」對應原語的 Māndhātṛ/Māndhātā，而「頂生」則對應 Mūrdhagata/Mūrdhata。柯蔚南[40] 給出的「文陀竭」對應原語形式為 Mūrdhagata，或正從本文前節所引 Mvy-I 3554 (= Mvy-S 3557）的其中一種異讀中給出的原語形式。

---

[39] 《歷代三寶紀》將此經歸為北涼曇無讖所譯（T49, No. 2034, p. 84, b15-c10），為《開元釋教錄》、諸刻本《大藏經》《大正藏》繼承。然而，這一譯者歸屬並不可靠，參本文注 4。林屋友次郎指出《文陀竭王經》和《頂生王故事經》內容大體相近，但《文陀竭王經》中國王名號全為「文陀竭」，《頂生王故事經》中則全作「頂生」，他就此認為兩部經都是西晉失譯經，為《中阿含．四洲經》的別品殊譯，參林屋友次郎，《経録研究》，頁 768-775。

[40] W. South Coblin,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5, BTD 33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字（OC */mən/ > EH */mun/ > MC */mjwən/）[41] 在東漢譯經所見的對音材料中，既有對應原語 *-man-* 音節的情況 [42]，也有對應 *-mu*(*n*)- 音節的實例 [43]。「文」字固然有對應 *-man-* 音節的例子，然而其對應長元音 *-mān-* 的用例卻幾乎無從得見。以梵語為代表的印度雅利安語之長元音 *ā* 和短元音 *a* 音位不同，特別是在 MIA 階段，*a* 的實際讀音近乎 /ə/、/ʌ/ 乃至 /u/，而長元音 *ā* 則為 /a/ 的長音 [44]。而 Māndhātar 於一切非佛教、佛教的印度雅利安語文本中均作長音 *mān-*，作短元音的 *mandhātár-* 者乃另一疑

---

[41] 本文主要採用許思萊（Axel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的擬音，也參考柯蔚南（Coblin,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和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修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 年）的擬音。OC 為構擬上古音（= Old Chinese），EH 為構擬東漢音（= Eastern Han Chinese），MC 為構擬中古音（= Middle Chinese）。「文」的擬音，見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332, 33-36。

[42] 例如「文殊師利」~ Skt. *mañjuśrī-*，見 Coblin,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242, BTD 43; Seishi Karashima,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10), 501。「文陀羅」~ Skt. *mandārava-*，見 Coblin,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247, BTD 132; Karashima,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501。

[43] 例如「釋迦文」~ Skt. *śākyamuni-*，參 Coblin,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243, BTD 65; Karashima,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447。「拘文羅」~ MIA. *kumula-* < Skt. *kumuda-*，參 Coblin,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247, BTD 144; Karashima,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281f.。

[44] 如《波你尼經》全書最後一條規則 Pāṇ VIII 4,68 *a a* 的意思便是「把 *a* 讀作 *a*（即算作 *ā* 的短音）」。參 Otto Böhtlingk, *Pāṇini's Grammatik* (2 Bde. Leipzig: Verlag von H. Haessel, 1887), *ad loc*.; Karl Hoffmann, "Zur Aussprache von altindoar. *a*," in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Wiebaden: Reichert, 1976), Band II: 552-554。又如「阿彌陀佛」~ Skt. *amitābha-*，「阿含」~ Skt. *āgama-*，而現代普通話會特意將「阿彌陀佛」之「阿」讀作 /ə/ 以作區別，其實也是因為原語的長短 *ă* 音位有別。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似 Māndhātar 之祖先的吠陀歌仙之名（見本文下文貳之一節）。另一方面，短元音 *u* 和長元音 *ū* 卻又是簡單的同一音位之長短對立關係。

綜合前文第（一）小節所列各種原語形式，知「文」可以對應類似 *mūr-* 的音節。另一方面，Skt. *-CVr-* 音節雖多用入聲字音寫，如「達摩」~ Skt. *dharma-*，但在實際對音用例中，亦頗得見以漢語平聲陽韻混同入聲的例子[45]。且在印歐語方面，亦存在 *-r*(*l*)-/*-n-* 交替的現象[46]。

然而，「文陀竭」究竟不能直接對應到 *mūrdhnāta-*，以通例衡之，「陀」（OC */lâi/ > EH */dɑi/ > MC */dâ/）[47] 一般對應 *-da-*, *-dha-* 之類的齒濁音，「竭」（OC */gat/ > EH */gɨat/ > MC */gjät/）[48] 則對應 *-ga-*, *-gha-* 這類軟顎濁音。而前文所引柯蔚南引 Mvy-I 之形式 *mūrdhagata-*，曾見於 Divy 他處，似正可對應。或即是早期譯經者所見之原語[49]。

2.「摩陀多」＝「持我」/「持戒」

---

45 參卓鴻澤，《歷史語文學論叢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 80 以降。對音中的實例，見 Coblin,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91f.，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潘悟雲、徐文堪〔譯〕，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45 以降。

46 參 Émile Benveniste, *Origines de la formation des noms en indo-européen*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1935), 3-22, 100-120 及其參考文獻。

47 參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214, 18-9。

48 參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231, 21-1。

49 也有學者認為頂生、文陀竭所對應的原語可能是 Mūrdhajāta，見 William E. Soothill and Lewis Hodou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London: Kegan Pau, 1937), 154 以 及 Antonello Palumbo, "Models of Buddhist 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in *Zhonggu shidai de liyi, zongjiao yu zhidu*, ed. Yu Xi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2), 300。但是這一形式更像是由漢語回譯的構造梵文詞，未見諸平行文本，也與擬音不合。

臺大佛學研究資料庫

此音寫及其分析見前文 B_{11} 引兩種《起世經》部分。推定「摩陀多」原語為 *mādhāta-*，正為《天譬喻》（B_8）所舉的第 3 種名號。而解詁「持戒」當為「持我」之訛。「持我」者，乃將原文 *māṃ dhay*^{i}*/dhā*「將我吸吮」之動詞讀作另一詞根 *dhā*「建立，維持」。

3.「曼陀」/「漫陀」/「曼陀多」＝「最勝」〔?〕

「曼陀」已見前文 B_{13} 引《佛所行讚》，對應 *māndhātar-* 而因五言詩之體例省去「多」字。可能撰於梁代的《翻梵語》[50] 解釋《佛所行讚》該處，將「曼陀王」解作「譯曰最勝」（T54, No. 2130, p. 1011, a12），未知何故。

另外，在前引 B_6《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二及其平行文本（卷十一）的後續段落中，即將此王稱作「曼陀多（王）」（MC */mwânᶜ/ /dâ/ /tâ/）[51]，對應原語亦作 *māndhātar-*。

復次，劉宋譯本《楞伽經》中，亦出現了「漫陀轉輪王」，對應北魏譯本和唐譯本的「頂生王」，而原語 *Laṅkāvatārasūtra* (= Laṅk) 中即作 *rājā māndhātā*，後詞即為 *māndhātar-* 的體格：

〔B_{20}〕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三（T16, No. 670, p. 498, b23-27）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於大眾中唱如

[50] 白安敦（Antonello Palumbo）認為其可能成書於 502-512 年，見 Antonello Palumbo, *An Early Chinese Commentary on the Ekottarika-āgama*: *The Fenbie gongde lun* 分別功德論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Zengyi ahan jing* 增一阿含經 (Taipei: 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129f. n. 72。

[51] 參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214, 18-8, 9; 263, 24-5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我爾時作漫陀轉輪聖王、六牙大象，及鸚鵡鳥、釋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經說？』」

〔B_{21}〕北魏．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卷五（T16, No. 671, p. 541, b2-6）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故於大眾中說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說種種本生經，我於爾時作頂生王，六牙大象，鸚鵡鳥，毘耶娑仙人，帝釋王，善眼菩薩，如是等百千經皆說本生。』」

〔B_{22}〕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卷四（T16, No. 672, p. 608, a24-27）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以何密意，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諸佛。』及說百千本生之事：『我於爾時，作頂生王、大象、鸚鵡、月光、妙眼如是等。』」

〔B_{23}〕Laṅk 141,5-6

atha khalu mahāmatirbodhisattvo mahāsattvaḥ punar api bhagavantam etad avocat | kiṃ saṃdhāya bhagavatā parṣanmadhyagatena vāgbhāṣitā | aham eva sarvabuddhā ye 'tītā jātakopapattivaicitryaṃ ca | aham eva ca tena kālena tena samayena rājā māndhātā gajaḥ śuka indro vyāsaḥ sunetraḥ ity evam ādyāni bhagavatā jātakaśatasahasrāṇyupadiṣṭāni |

那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又一次對世尊說了這話：「世尊以什麼密意（*saṃdhi-*）在大眾中宣誦：『我是過去一切諸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佛，以不同形式歷經種種受生。』世尊宣說百千本生：『那時，我是 Māndhātar 王、大象、鸚鵡、因陀羅、毘耶娑仙人、善眼，如是等。』」

而在此段落也能證實頂生王作為轉輪王和佛陀前身的特質。

4.「曼馱多」＝「我養」

「曼馱多」（MC */mwânᶜ/ /dâ/ /tâ/）[52] 音同「曼陀多」。此音寫或為玄奘翻譯阿毘達摩文獻時所創，對應 *māndhātar-* 或其體格 *māndhātā*，見前文 B_{16} 引《俱舍論》。亦見於後來菩提流志譯《如意輪陀羅尼經》（T20, No. 1080, p. 194c）及《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卷十二（T20, No. 1092, p. 285, c9）。而作為玄奘弟子的普光所述《俱舍論記》中對 B_{16} 引文所作的解釋，應能窺見玄奘改換譯語的用心：

> **〔B_{24}〕唐・普光，《俱舍論記》卷八（T41, No. 1821, p. 155, c16-19）**
>
> 「曼馱多」是王名。唐云「我養」。從布殺陀王頂跑而生。顏貌端正。王抱入宮，告誰能養。諸宮各言：「我養也！」故以標名。舊云「頂生王」，此義翻也。然非正目。

普光此語，或出玄奘親授。前節已論，佛典原語中「頂生王」之正名當作 *māndhātar-/māndhāta-*，而此名實際上在大眾詞源學的因緣故事中歸因於「我養 / 我孀」之語。對應「頂生」的，乃是另一僅見於少數段落之名 *mūrdhnāta-*。玄奘可能就是注意到了

[52] 參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214, 18-8, 9; 263, 24-5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種矛盾，以為「頂生」之名「非正目」，故而選擇了音譯。而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十釋奘譯《俱舍論》該處（T54, No. 2128, p. 767, c9），亦謂：「曼馱多，莫盤反。此云『我養』，則頂生王之名也。」亦當是受了玄奘師弟的影響。

5.「慢他多」＝「我持」

在漢譯上座部佛典《善見律毘婆沙》解釋「王舍城」的由來之文段中，還出現了「慢他多」（MC */man^{c}/ /t^{h}â/ /tâ/）[53] 這一音寫，其段落亦在巴利語《一切善見律注》（Samantapāsādikā = Sp）中存有對應：

> **〔B_{25}〕南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T24, No. 1462, p. 727, a11-14）**
> 王舍城者，國名也。問曰：「以何因故，名為王舍？」答曰：「初劫慢他多王、瞿貧陀王，如是聖王為初。於此地立舍宅，故名王舍。」
>
> **〔B_{26}〕Sp II 285**
> *tattha Rājagahe ti evaṃ nāmake nagare, taṃ hi Mandhātumahāgovindādīhi pariggahītattā Rājagahan ti vuccati.*
> 王舍（Rājagaha），即是城名。它〔起初〕被 Mandhāta(r)、Mahāgovinda 等〔王〕佔據，因而它被叫做王舍。

其中 B_{25} 引文《大正藏》校勘記即已注出「慢他多王」、「瞿貧

[53] 參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214, 18-8, 9; 263, 24-5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陀王」對應原語中的 Mandhātu, Mahāgovinda。實際上，「慢他多」可能是對體格形式 **mandhātā* 的音寫。而《翻梵語》卷四釋此處（T54, No. 2130, p. 1010, a5）乃作：「釋曰『我持』。」與前揭隋譯《起世經》（B_{11}）「持我」相似。二者撰述年代相近，其中或存在互相影響的因素，未可遽斷。

三、佛典中關於頂生王的其他行事

在初期佛教以降的佛典中，除其異常出生之外，對頂生王（即前論 BHS *māndhātar-*, Pāli *mandhātā-* 等）的記載更集中在另一事上——即其接受灌頂（參本文第肆節）、即位後成為轉輪王，征服四方天界，並最終失敗之事，用以說明不斷增長的貪欲之危害。此王亦被視作貪得無厭的人間獨裁者之代表，其威脅亦可上與天齊，的確也配得上後代文獻載其「自頂而生」的出世。較古期成立的巴利語《本生經》（*Jātaka* = Jā）偈頌中（Jā 258 = II 313 *Mandhātu-Jā.*），最初保留了此「征服故事」的核心部分，曰：即使天空下起錢幣雨，也滿足不了他的欲望。在稍晚成立的《本生經》的注釋（*Atthavaṇṇanā*）中，則補充了該故事的其他情節——此王乃轉輪王，擁有七寶（*satta- ratana-*）、四神通（*cattu- iddhi-*），能讓天空下起齊膝深的七寶雨。因欲望不能被滿足，他前往天界。四天王雖對之以禮相迎，讓他統治天之王國，但在統治天界一段時間後，他仍無法滿足，於是前往忉利天（*Tāvatiṃsa-*）。帝釋天（Sakko, = Indra）將忉利天的一半交由他統治。在長期治理忉利天後，他仍然不滿足，想要殺死帝釋天，獨自統治。結果正是此種貪念，導致其墜落凡間，失去了本能永恆的生命[54]。以上見於《本生經》注釋部分的情節，構成了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54] 巴利佛典中 Mandhātā 王的相關事跡，見 DPPN s.v. *Mandhātā*。

此王誕生之後的故事之主幹。值得注意的是，此《本生經》中並未提及此王的「頂生」出世，而所有巴利語佛典亦並未見載此王的「自頂而生」。

之後北傳佛教所傳故事在前述《本生經》的基礎上補充了諸多細節，例如增加征服四大洲、進入須彌山，與天兵天將對抗等情節[55]。對應的漢譯佛典即如本文前揭《六度集經》卷四《頂生聖王經》（第 40 經）、《賢愚經》卷十三《頂生王品》、《中阿含經》卷十一《四洲經》、《增壹阿含經》卷八（§17.7）、《頂生王故事經》、《文陀竭王經》等。而在其中又演生出其為帝釋天讓其天帝寶座之「半座」的象徵性橋段。至於其失墜天界，又多被描寫為思念最初所統治的故土、深悔往日霸道所致。另外，作為此土偽經的兩種《仁王般若》中，亦存有頂生王欲征服天界的記載：

> **〔B_{27}〕舊題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下（T8, No. 245, p. 830, a21-24）**
>
> 昔日有王釋提桓因，為頂生王。來上天欲滅其國。時帝釋天王即如七佛法用，敷百高座，請百法師，講般若波羅蜜。頂生即退，如《滅罪經》中說。

> **〔B_{28}〕唐．不空重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下（T8, No. 246, p. 840, b1-4）**
>
> 往昔過去，釋提桓因為頂生王，領四軍眾，來上天宮，欲滅帝釋。時彼天主即依過去諸佛教法，敷百高座，請百法師，講讀《般若波羅蜜多經》。頂生即退，天眾安樂。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55 參 Z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gh Painting,” 310ff.

舊本所謂「《滅罪經》」者，據吉藏《講疏》卷五（T33, No. 1707, p. 345, b17-18）：「此應名《涅槃經》，為滅罪經閣王中說也。」然各本《涅槃經》中似不見此事，是不空「重譯」省去此句。而從這兩種「漢地製作」對此事的記載來看，頂生王自從來佛典中升天入地的獨裁者形象，轉化為威脅帝釋天統治的、不值一哂的叛亂者；且其攻入天界未果，亦與其他文獻所載之得天界之半後失墜不同，而這兩點或許又和兩部《仁王般若》本身撰作的時代背景有關。

貳、非佛教文獻中的「頂生王」：吠陀中的祭司 Mandhātar 與後期文獻中的王者 Māndhātar

根據上一節的分析可知，漢語佛典中的「頂生王」，在印度雅利安之原語中的形式是 *māndhātar-*, *māndhāta-* 或 *mūrdhāta-*，以前者為正。而在印度非佛教文獻中，*māndhātar-* 所指之人物即是非佛教之史詩和《往世書》文獻中著名的 Māndhātar 王，後者乃 RV 以降的吠陀文獻中 *mandhātár-* 一詞的三合元音派生形式。

一、吠陀文獻中的 *mandhātár-*

以近代以降的歷史語言學分析，*mandhātár-/mandhātr̥-*[56] 一詞，在其形式上屬於多財釋複合詞（*bahuvrīhi*-compound），可拆作 *man-dhātár-*，其中前肢 *manº* 來自名詞 *mánas-*「心意，思考」在複合詞中使用的特殊弱形式 **mans-* (< PIE **mn̥s-*)；後肢來自動詞詞根 *dhā*「建立，放置」加上行動者後綴 *-tar-/-tr-/-tr̥-* 的形式；而 **mans-* 中的 *-s-*，在原始印歐語（Proto Indo-European = PIE）發展至原始印度伊朗語（Proto Indo-Iranian =

[56] 此處列舉的是其上古印度雅利安語（Old Indo-Aryan = OIA）的強弱語幹兩種形式。本文他處均以其強語幹 *mandhātár-* 統一。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PIIr.）時於齒音前變為 *-z-*，又在發展至 OIA 階段於齒音前消失。參考與 *mandhātár-* 類似的構詞，如吠陀梵語 *me-dhá-*「智慧」和伊朗《阿維斯陀》中的「最高神」Ahura Mazdā 的 *maz-dā-*「智慧，具有智慧者」二詞，均可追溯至 PIE **mn̥s-dʰā-* 這一類表達。綜合可知，*man-dhā-tár-* 的原始印度伊朗語形式當為 **manz-dʰā-tar-/-tr̥-*，可直譯作「將〔正確的教誡等〕思考建立者」，亦即「作出〔正確的〕思考、判斷者」[57]。

而在最早的吠陀文獻——《梨俱吠陀》中，*mandhātár-* 一詞出現過 4 次，乃一遠古時代的祭司＝歌仙（屬婆羅門階級）之名。較為重要的有如下兩頌：

> **〔V_1〕RV I 112,13（致 Aśvin 雙神）**
> *yā́bhiḥ sū́ryam pariyā́tháḥ parāváti | mandhātā́raṃ kṣaítrapatyeṣu ā́vatam | yā́bhir vípram prá bharádvājam ā́vataṃ | tā́bhir ū ṣú ūtíbhir aśvinā́ gatam ||*
> 憑藉那些〔助益〕，你們二者曾在遠處載太陽環行，你們二者曾庇護過在土地保護者的一眾後裔中的 Mandhātar，憑藉那些，你們二者曾幫助〔為靈感而〕震顫的〔歌人〕Bharadvāja（「持有獎品者」），憑藉〔如此〕這般的種種助益——也務請你們一定到來，Aśvin 雙神！

本頌中搭配 Mandhātar 的詞 *kṣaítrapatya-* 乃 *kṣetra-pati-*「大地之保護者」的三合元音派生形式，故可知此以 Mandhātar 為名者乃土地領主的後裔之一[58]。而創作本頌之歌人祈求運載太陽的 Aśvin

---

[57] 參堂山英次郎，〈Mandhātar の系譜〉，頁 293，又見 Scarlata, *Die Wurzelkomposita im Ṛg-Veda*, 256ff.。

[58] 作為祭祀所進獻之神格的 *kṣetrapati-* 出現在晚期吠陀文獻中，而 RV 中亦見有分作兩詞的 *kṣétrasya pati-*，據前引堂山英次郎之文，其在《阿維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須庇護的，應當是與 Bharadvāja 同為歌人的 Mandhātar。

〔V_2〕**RV VIII 39,8**（**致火神 Agni**）

yó agníḥ saptámānuṣaḥ | śritó víśveṣu síndhuṣu | tám ā́ganma tripastiyám | mandhātúr dasyuhántamam | agníṃ yajñéṣu pūrviyáṃ | nábhantām anyaké same ||

這 Agni，與七個部族同在者，是潛行於一切河川者；當我們務必抵達他這持有三個住所者、〔務必抵達他這〕屬於 Mandhātar 的、最能擊殺 Dasyu 者、〔務必抵達〕Agni 這在種種祭祀中立於最先者之時，所有在敵〔方〕之眾，務必炸裂！

本頌將火神 Agni 比作「屬於 Mandhātar 的、最能擊殺 Dasyu 者」，即與以火為代表的雅利安人東進於南亞次大陸、擊殺原住部族 Dasyu 有關。雅利安人行祭每以火為重，火神 Agni 亦多被形容為「首席祭司」（*hótar-*）[59]。此處的 Mandhātar 既能主宰運

斯陀》（*Avesta*）中的同源表達 *šōiθrahe paiti-* (Yasna 2,16) 即被用來修飾 Ahura Mazdā。所謂「土地之保護者」，或與「國王 = 武士」階級的剎帝利有聯繫，Geldner 在此處的譯注即以為此「大地保護者」，便是下文 V2 所引之頌中的「最能擊殺 Dasyu」的武士，參 Karl F. Geldner, *Der Rig-Veda: Aus dem Sanskrit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und mit einem laufenden Kommentar versehen*, Bd. 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146。然此處的上下文脈分明表示 Mandhātar 乃受神庇佑的歌人，該詞的其他用例亦表示其為婆羅門階級，或這種「保護大地」與諸天神庇護雅利安人那般，乃有別指。而在堂山的另一篇論文中，即以為吠陀中的 *kṣétrasya pati-*「土地的保護者」所行，乃一種庇佑農事、令大地豐產之舉（可理解為「土地保護神」），非是具有對大地的支配權，見 Eijirō Dōyama, "Kṣetrasya Pati and Mandhātar," in *Vedic Śākhās: Past, Present, Future.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Vedic Workshop. Bucharest 2011*, eds. Jan E. M. Houben, Julieta Rotaru and Michael Witzel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2016), 936-954.

59 a 句「七個部族」直譯即「七個摩奴（人類始祖）的後裔」，b 句的「三個住所」，便是印度雅利安人行祭時所燃的三團聖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火及其祭祀，亦與前引 RV I 112,13 相似，具有歌人＝祭司的婆羅門階級之性格。

據堂山〈Mandhātar の系譜〉頁 292 可知，*mandhātár-* 在《梨俱吠陀》中的另外兩處用例（RV VIII 40,12, X 2,2）中，此 Mandhātar 亦與歌人 Aṅgiras 並列，或是用作對於 Hotar「首席祭司」的 Agni 的形容。而在晚期吠陀的各種《所聞經》（*Śrauta-Sūtra* = ŚS，即祭祀儀軌文獻）所載當時所知的古代「聖仙」（*ṛ́ṣi-*）之譜系中，雖所屬家系有異，但 *Āpastamba*-ŚS 仍將 Mandhātar 與 Aṅgiras、Kutsa 等並列。且在另一些《所聞書》中所載的 Hărita 世家之末，更出現了 Māndhātu 和 Māndhātā 之名[60]，無疑均是來自 Mandhātar 的三合元音派生，即「Mandhātar 之裔」。是此 Mandhātar 之人，其名之義即「具有思考者」，而其身分，又約略為吠陀時代一位廣有聲名的歌仙＝祭司。

另外，同樣作為晚期吠陀文獻的《牛跡梵書》（*Gopatha-Brāhmaṇa* = GopB）中（I 2,10），更有統治名為 Vicārin Kābandhi 之祭祀學者家鄉的王者 Māndhātar Yauvanāśva 舉辦大型蘇摩祭的紀錄。從該文段中的具體內容來看，Vicārin 的家鄉便是吠陀晚期東印度的大國 Videha。而這個作為 Yuvanāśva（「持有馬駒者」，Yauvanāśva 為其三合元音派生形式）之子的 Māndhātar 王，便是吠陀以降 Māndhātar 王和佛教文獻「頂生王」的原型，或並非屬於上述 RV 時代以來的婆羅門世家，對前代歌人 Mandhātar 亦僅存義為「具有思考者」之姓字上的傳承[61]。

---

[60] 具體的文獻—家系對照表，見堂山英次郎，〈Mandhātar の系譜〉，頁 269 及其參考文獻。

[61] RV 以降的婆羅門祭司階級所居多在西北印度，且此 GopB 所載之 Māndhātar 王是作為剎帝利階級的祭主舉辦蘇摩祭的。後吠陀時代成立、列舉 RV 每首頌歌作者的 *Anukramaṇī* 將 Māndhātar 王視作 RV X 134 的作者，或是出於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二、史詩與《往世書》中的 **Māndhātar** 王及其異常出生

Māndhātar 王的出生故事，在今 Poona 校訂本《摩訶婆羅多》的第 III、第 XII 兩卷中有兩次詳述。雖兩處所言細節互有出入，但大體均言此王生自其父側腹，並因吮吸因陀羅（Indra）的食指、或是手掌所致的牛奶而快速成長。先看成立較早的第 III 卷中的故事：為求子嗣而舉辦祭祀的 Yuvanāśva 王因口渴而飲用了本來為其夫人準備、已憑真言（mantra）而澄清、具有咒力的水，其後：

〔C_1〕**MBh III 126,25-29**

tato varṣaśate pūrṇe | *tasya rājño mahātmanaḥ* | *vāmaṃ pārśvaṃ vinirbhidya* | *sutaḥ sūrya ivāparaḥ* || 25 || *niścakrāma mahātejā* | *na ca taṃ mṛtyur āviśat* | *yuvanāśvaṃ narapatiṃ* | *tad adbhutam ivābhavat* || 26 || *tataḥ śakro mahātejās* | *taṃ didṛkṣur upāgamat* | *pradeśinīṃ tato 'syāsye* | *śakraḥ samabhisaṃdadhe* || 27 || *mām ayaṃ dhāsyatīty evaṃ* | *paribhāṣṭaḥ sa vajriṇā* | *māndhāteti ca nāmāsya* | *cakruḥ sendrā divaukasaḥ* || 28 || *pradeśinīṃ śakradattām* | *āsvādya sa śiśus tadā* | *avardhata mahīpāla* | *kiṣkūṇāṃ ca trayodaśa* || 29 ||

在此後，當百年已滿，在將那擁有偉大自我之王的左脇分裂之後，〔這〕如同另一個太陽般的兒子，（25）邁

附會。當然，前引 RV I 112,13b 將 Mandhātar 稱作「土地保護者的後裔」之一，似亦有身為此 Māndhātar 祖先的可能。Z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gh Painting," 307 即據該句，直接將 Mandhātar 與 Māndhātar 二者劃為遠祖一後裔的關係。而堂山英次郎則以為此類現象反應了印度雅利安傳統中對「聖仙＝英雄」兩種身份的混同，見堂山英次郎，〈胎児がしゃべる——古代インドの英雄神話における異常出生に関する資料——〉，頁 52。

開了步，伴著偉大的光芒。而死亡卻也不曾來訪於那作為人主的 Yuvanāśva。這般好似不可思議之事發生了。（26）爾後，伴著偉大的光芒，想要見到〔他〕的有力的〔Indra〕[62] 走近了他。爾後，有力者將自己的食指放入了此處的他的口中。（27）「此處的他，會將我吸吮」（*mām eva dhāsyati-*），如此這般，他被〔那〕持有棍棒的〔Indra〕說了。而以 Indra 為首的一眾以天空為家園者們，遂將此處的他的名字定為了「Māndhātar」。（28）自茲以往，這男孩將有力的〔Indra〕所給予的食指品嚐著，增長至了十三 Kiṣku[63] 的〔高度〕。大地的保護者啊！（29）

而在本書成立較晚的第 XII 卷中，故事的細節更加完備：

〔C_2〕**MBh XII 29,74-79**

māndhātāraṃ yauvanāśvaṃ | *mṛtaṃ śuśruma sṛñjaya* | *yaṃ devā maruto garbhaṃ* | *pituḥ pārśvād apāharan* || 74 || *saṃvṛddho yuvanāśvasya* | *jaṭhare yo mahātmanaḥ* | *pṛṣadājyodbhavaḥ śrīmāṃs* | *trilokavijayī nṛpaḥ* || 75 || *yaṃ dṛṣṭvā pitur utsaṅge* | *śayānaṃ devarūpiṇam* | *anyonyam abruvan devāḥ* | *kam ayaṃ dhāsyatīti vai* || 76 || *mām eva dhāsyatīty evam* | *indro abhyavapadyata* | *māndhāteti tatas tasya* | *nāma cakre śatakratuḥ* || 77 || *tatas tu payaso dhārāṃ* | *puṣṭihetor mahātmanaḥ* | *tasyāsye yauvanāśvasya* | *pāṇir indrasya cāsravat* || 78 || *taṃ piban pāṇim indrasya* | *samām*

[62] *śakra-* 原義「有力的，有力者」，常用作 Indra 的修飾，即漢譯佛典的「帝釋天」。

[63] Kiṣku 為長度單位。一個 Kiṣku 相當於前臂的長度。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hnā vyavardhata | sa āsīd dvādaśasamo ˈ dvādaśāhena pārthiva || 79 ||

已故的 Yuvanāśva 之子 Māndhātar 之事，我們已經聽聞，Sr̥ñjaya 啊！Marut 神群曾從父親的側腹、將〔還是〕胎兒的他取出之時，（74）他已在持有偉大自我的 Yuvanāśva 的腹中完全成長，從斑狀黃油中出生[64]，被滿榮光，征服三界。人類的保護者啊！（75）當看見了在父親的膝上躺著、具有天神外形的他之後，諸天神曾互相議論：「此處的他會將誰吸吮？」（76）「唯獨對我，他會來吸吮」（*mām eva dhāsyati-*），如此這般，Indra〔說著〕，便已降臨於〔他〕。因此，他的「Māndhātar」之名，便是凡百心力的〔Indra〕所曾定。（77）爾後，為了養育〔這個〕具有偉大自我者，Indra 的手掌，又曾使牛奶的川流，流向這在此的 Yuvanāśva 之子的口中。（78）將 Indra 的手掌〔所致的牛奶〕飲用著的他，一日間以一年之份成長了。他已有了十二歲，憑藉〔僅僅〕十二天。大地之主啊！（79）

可以看到，兩段均將 Māndhātar 之得名之由，歸於養育他的 Indra 所說的 *mām ... dhāsyati-*「他會將我吮吸」之語。*dhāsyati* 為詞根 *dhay*ˈ*/dhā* 的陳述語氣將來時第三人稱單數形式。又，除上述兩段之外，據堂山英次郎之研究[65]，在浦那校訂版第 VII 卷

[64] *pr̥ṣadājyodbhava-*，斑狀黃油（*pr̥ṣadājya-*）即用凝乳與澄清黃油混合而成的的帶有斑點之物，多用於祭祀時的獻供，或可澆祼於被獻祭的犧牲獸之上，見 H. G. Ranade,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Vedic Rituals*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eral for the Arts &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06), 231。此處或指 Māndhātar 的出世來自其父此前的求子祭祀。

[65] 堂山英次郎，〈胎児がしゃべる——古代インドの英雄神話における異常出生に関する資料——〉，頁 47 以降。

臺大醫學圖書館藏書

末存有其他版本的異讀集作為附錄，中有一段與上 XII 29,74-79 所述大同，唯有兩處相異：一、幫助 Māndhātar 從父肚中出生的並非 Marut 神群，而是 Aśvin 雙神[66]；二、Indra 用以供 Māndhātar 吸吮的，乃自其指尖滴落的「作為不死藥的牛奶」[67]。堂山即以為：Marut 神群之「助產」當源出後來養育 Māndhātar 的 Indra；而 Aśvin 雙神的「助產」，或與其掌管醫藥的傳統職能有關[68]。而毫無疑問，所謂 *payas- amṛta-*「作為不死藥的牛奶」者，即吠陀文獻中蘇摩（*sóma-*）的代稱。

而在整體上較史詩晚成立的《往世書》文獻群[69]中所載 Māndhātar 之出生因緣，主要見於《毗濕奴往世書》（*Viṣṇu-Purāṇa* = ViPur）與《薄伽梵往世書》（*Bhāgavata-Purāṇa* = BhāgPur），亦與前揭 MBh 差異不大。茲舉前書相關段落為例：

〔C_3〕**ViPur IV 2,30-34**

garbhaś ca yuvanāśvasyodare 'bhavat krameṇa ca vavṛdhe || 30 || *prāptasamayaś ca dakṣiṇakukṣim avanīpater nirbhidya niścakrāma na cāsau rājā mamāra* || 31 || *jāto nāmaiṣa kaṃ dhāsyatīti munayaḥ procuḥ* || 32 || *athāgamya devarāḍ abravīt mām ayaṃ dhāsyatīti* || 33 || *tato māṃdhātā nāmato 'bhavat* | *vaktre cāsya pradeśinī devarājena nyastā tāṃ*

---

66 MBh VII Appendix I 8, p. 1101f. [529] *yaṃ devāv aśvinau garbhāt* | *pituḥ pūrvaṃ cakarṣatuḥ* |.

67 MBh VII Appendix I 8, p. 1101f. [536] *tato 'ṅgulibhyo hīndrasya* | *prādur āsīt payo 'mṛtam* |.

68 前文貳之一節 V_1 引文即是請求 Aśvin 雙神能庇護 Mandhātar。

69 學界公認 MBh 的成立時間為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四世紀。而關於本文所提及的兩種《往世書》，VisPur 的成立約在六世紀至十世紀之間，BhāgPur 則在六世紀左右，見 Rajendra Chandra Hazra, *Studies in the Purāṇic Records on Hindu Rites and Custom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5), 20f., 55。

臺大學術典藏

papau | *tāṃ cāmṛtasrāviṇīm āsvādyāhnaiva sa vyavardhata* || 34 ||

而胎兒也在 Yuvanāśva 的腹中形成了。其後又漸次成長了。（30）而抵達〔孕〕期後，〔胎兒〕也將大地之主的右腹破開，而後走了出來。而且〔那〕國王亦沒有死去。（31）「方纔出世的此處的他將會吮吸誰呢？」牟尼們〔如此〕發言了。（32）隨後，天神的國王（Indra）來到此處，說到：「此處的他會將我吮吸（*mām ayaṃ dhāsyati-*）。」（33）因此，他作為 Māṃdhātar 的名字便存在了。而在他的口中，被天神的國王投入了〔其〕食指。他飲用了這〔食指〕。而將這滴落著不死之藥的〔食指〕品嚐之後，僅僅是在一天之內，他已完全成長了。（34）

本段中，Māndhātar 出世之時，乃自行破開其父之右腹後走出（*dakṣiṇakukṣim ... nirbhidya niścakrāma*），與前揭 MBh 所載為天神（Marut 神群或 Aśvin 雙神）破開左脇不同。而其在成長時所品嚐的，則與前揭 MBh 的後兩個段落相似，均為 Indra 手指上的「不死藥」。

而同樣，在《薄伽梵往世書》的相應段落（BhāgPur IX 6,30-32）中，Māndhātar 亦破開其父之右腹、作為轉輪王（*cakravartin-*）出世。其所品嚐的，僅如引文 C_1 那般，是 Indra 的食指。而 Indra 對之所言，亦變成了 *māṃ dhātā*「將我當成吮吸者吧」[70]，動詞形態與前引相異。

[70] *dhātā* 亦當是自 *dhay*[i]*/dhā*「吸吮」派生出的行動者名詞 *dhā-tar-*「吮吸者」的單數體格形式，參據堂山英次郎，〈胎児がしゃべる——古代インドの英雄神話における異常出生に関する資料——〉，頁 49，注 43。然而 *dhātar-*

綜合史詩和《往世書》中對 Māndhātar 之出世的描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這些非佛教文獻與本文前引《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與譬喻文獻（B_5, B_7, B_8）那般，均將 Māndhātar 的姓名解詁作 *mām ... dhay^{i}/dhā*「將我……吮吸」，動詞的具體形態雖有差異，然均是以詞根 *dhay^{i}/dhā* 解釋了原本的詞根 *dhā*「建立」；又以第二人稱代名詞的業格 *mām* 去解釋原本來自 *mánas-* 的人名前肢 *mān^{o}*。進而派生出一整段故事。二、Māndhātar 在 MBh 的其中一個段落乃破開其父左脇，而在兩種《往世書》中，均生自其父右腹。而非如佛教文獻那般，出自父親頭頂。三、其成長時所品嚐者，乃來自武勇神 Indra 的手指，非如佛教文獻中的其父姬妾之乳汁。

參、從印度到中國文獻對 Māndhātar 即「頂生王」出世故事的發展

Māndhātar 之名，以歷史語言學而論，當解作「具有〔正確〕思考者的後裔」。然而自吠陀時代以降，時人顯然對其來源的 *mandhātár-* 一詞的詞源無所認知，或許是因為其前肢與原本的 *mánas-* 相差過遠，亦或許是「建立思考→具有思考」這樣的語義對印度伊朗共通時代以降之人來說，漸漸變得陌生。故而人們先將這位王者之名解作「將我吸吮」，並加上了一段異常出生物語，（很可能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的）佛教徒復又發明「自頂而生」的細節，羼入了原來的物語之中。茲根據前文所引諸種文獻中 Māndhātar 出世故事中的重要文段，以其中的情節演進為準，製成下表[71]。

這一形式僅見於此。

[71] 此處選取佛典文獻，以原語之引文 B_5, B_7 統攝其漢譯 B_3, B_4, B_6，因其所言細節無甚出入故。B_{10} 疑亦取自《律藏》或《天譬喻》者，唯無確證。又此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父名	為人助產 / 自生	生自	所吸吮者	所吸吮者之言
C_1	Yuvanāśva	自行走出	父之左脇	Indra 的手指	*mām ayaṃ dhāsyati-*
C_2		為 Marut 神群助產	父之側腹	由 Indra 手指所致的牛奶	*mām eva dhāsyati-*
C_3		自行走出	父之右腹	從 Indra 手指上滴落的不死藥	*mām ayaṃ dhāsyati-*
B_5	Uposadha	腫皰自行裂開	父親頭頂之腫皰	父親後宮綵女之乳	*mān dhāpaya mān dhāpaya-*
B_7					*mān dhāya mān dhāya*
B_8					*māṃ dhaya māṃ dhaya*
B_{10}	布沙陀				「我養」
B_1	轉輪王	經婆羅門之調理		Ø	Ø
B_2	瞿薩離	「便劈看之」		Ø	Ø
B_9	善住	「疱即開剖」		Ø	Ø
B_{11}	齋戒王	「其皰開張」		Ø	自己唱言「摩陀多」

除前第（二）小節引《文陀竭王經》（B_{19}）或因訛誤載此王「生從母頂出」而外，所有非佛教、佛教文獻均謂其生自其父的身體，或是強調此征伐天地的轉輪王身上具有帶來戰爭的「男性氣質」（參後文注 80）。

前第（一）小節已論，原語、漢語佛典對此人的著錄有用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表之同一系列的文獻排列，大體按照其成立之時代，唯將 B_{10} 列於《律藏》與《天譬喻》之下，以見其相互關係。

「頂生」之事，而取「吸吮」之名的特質，是為一種對「吸吮」故事的「二次演繹」。從上表可以看到，佛典所言之情節在細節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當出於某一共通的源頭。而以本文所調查的文獻種類而論，其源頭或許是一位公元前後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經師。至於彼人何以羼入「頂生」之事，或如本文第（一）小節所論，乃出於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的音變導致的歧義；更或許是因為在 C_1-C_3 的文本中，頂生王剖開父親的肚腹而出一事，與佛陀之生自其母右脇實過於相似[72]，雖則 Māndhātar 被認作佛陀的某一前世，或即是釋迦一族的先祖，但此王頗行霸道，晚節有虧，畢竟是一個不完美的前身，為保證（諸）佛之降誕在異常性上的唯一性、或者說合法性[73]，遂不得不之作一生自頭頂的橋段。

同樣，史詩、《往世書》傳統中為了宣揚斯王之武勇，製作了其從 Indra 手指上獲得不死甘露和成長力量的橋段，而在佛教傳統中，便將之在結構進行了逆轉，即：吸吮一位男性天神指尖之牛奶或甘露 → 吸吮一眾女性所自出之乳。而 Māndhātar 與 Indra 的相關性，在本文前引《佛所行讚》（B_{13}）*indrapratima-* 之形容，與《四洲經》等所載佔據天帝釋半座的故事中，得到了結構上的代償。

當然，自佛教進入中國後，除了玄奘師弟疑似曾懷疑過「頂生」之漢名與其事之不協（參前文第（二）小節引文 B_{24}）外，

---

72 事實上，這種生自側腹的異常出生故事，在整個印度傳統中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傳承，最早可以追溯到《梨俱吠陀》所載 Indra 神生自其母側腹之事（見 RV IV 18，如其 2b 句 Indra 即言 *tiraścátā pārśᵘvấn nír gamāṇi* |「我定會橫穿而走出那肋部」），參堂山英次郎，〈胎児がしゃべる——古代インドの英雄神話における異常出生に関する資料一〉，頁 26-29。而 W&G（Gotō）譯本在此首 RV 讚歌題注中亦總結了其他文明中類似的誕生故事。

73 如後秦・佛陀耶舍等譯《長阿含經》卷一開卷便載（T1, No. 1, p. 4, b14-15）：「佛告比丘：諸佛常法……當其生時。從右脇出。」

「頂生」故事佔據了絕對優勢。可是，在漢譯佛典中，亦見有將 Māndhātar 之名的亦讀解詁作「我持」「持我」的情況（B_{11}, B_{26}）。這種讀法正是將其名的後肢讀作與詞根 *dhā*「建立」者相關，而這正是作為 *māndhātar-* 之名根源的 *mandhātár-* 後肢之正解。自吠陀時代以降，即便是印度本身的才士學者，亦多將此後肢判作來自詞根 *dhay*^{i}*/dhā*「吸吮」者，而在對於印度是為異域邊陲的中國，竟生出了此種「錯誤之錯誤恰好正確」的情況，古代世界文化之間交流的複雜程度，的確令人驚異。

肆、《中阿含經》的「剎利頂生王」及其原語

復次，於本節中探討一個為頂生王出世故事所影響的案例。東晉・僧伽提婆等所譯《中阿含經》中屢見的固定表達「剎利頂生王」，在巴利三藏之《中部尼柯耶》（MN）中的對應形式為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 或 *rājā- khattiya- muddhābhisitta-*，義為「於頭頂被灌水的剎帝利王者」，即「被灌頂的剎帝利王者」，其中複合詞 *muddhābhisitta-* 前肢 *muddha°* 即梵語 *mūrdha°*，為 *mūrdhan-*「頭頂」在複合詞中的弱形式，而後肢 *°abhisitta-* 即梵語 *abhiṣikta-*，來自動詞 *abhi-sec/sic* 之過去被動分詞，該動詞原義「向某人 / 某物（業格）注水」，於祭祀語境下引申出「（祭司）通過在對像（祭主）的頭頂向下傾注液體的行為使之神聖化（即承認其神聖的地位）」，多用於吠陀晚期以降的印度王族即位之時，後代亦運用於密教的師弟傳承儀禮之中，以承認新王或新一代學派宗主的「神聖地位」。如此，即今日所周知的「灌頂」[74]。

[74] 關於灌頂儀禮自吠陀晚期的南亞至中古、近代的東亞之歷史流布，可參考森雅秀編，《アジアの灌頂儀礼：その成立と伝播》（京都：法藏館，2014年）。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而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 或 *rājā- khattiya- muddhābhisitta-* 本是巴利三藏中常見的定型詞組，以下更列表擇要對比漢譯《中阿含經》中的「剎利頂生王」用例及其在巴利《尼柯耶》中的對應。

漢譯《中阿含經》		巴利語佛典	
經號	漢譯文本	出處	巴利語文本
61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城……（T1, No. 26, p. 496, b17-18）	SN 22.96 = III 144f	*tassa mayham bhikkhu rañño sato khattiyassa muddhāvasittassa catūrāsīti nagarasahassāni ahesuṃ ...*
70	失天輪已，剎利頂生王便大憂惱，愁慼不樂。……（T1, No. 26, p. 520, c15-16）	DN 26 = III 60	*Atha kho bhikkhave rājā khattiyo muddhāvasitto dibbe cakka-ratane antarahite anattamano ahosi, anattamanatañ ca paṭisaṃvedesi ...*
138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城……（T1, No. 26, p. 646, a3-4）	SN 22.96 = III 144f	*tassa mayham bhikkhu rañño sato khattiyassa muddhāvasittassa catūrāsīti nagarasahassāni ahesuṃ ...*
198	阿奇舍那！昔者，剎利頂生王有捕象師，王告之曰……（T1, No. 26, p. 757, c13-14）	MN 125 = III 132	*Seyyathāpi, Aggivessana, rājā khattiyo muddhāvasitto nāgavanikaṃ āmanteti ...*

其中尤可注意者，上表所列《中阿含》第 70 經《轉輪王經》的原語——DN 所載小經 *Cakkvatti-Sīhanāda-Suttanta* 正同樣對應漢譯《長阿含》卷六所載小經《轉輪聖王修行經》（T1, No. 1, p.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39, a21-42, b19），其中巴利語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 對應漢譯《中阿含》「剎利頂生王」者，於漢譯《長阿含》的對應部分或作「剎利水澆頭種」，或僅被譯作「王」[75]。兩相對照之下，可知漢譯《中阿含》用語上的特殊性。

除此之外，漢譯《中阿含經》中還有一些與「剎利頂生王」相類的譯語。暫未找到對應的平行文本來確認其原語形式，從文意判斷，指的也是「被灌頂的剎帝利王者」。

> **〔B_{29}〕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十一《頻鞞娑邏王迎佛經》（第 62 經，T01, No. 26, p. 497, b17-21）**
> 若諸王剎利以水灑頂，得為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者劍，二者蓋，三者天冠，四者珠柄拂，五者嚴飾屣，一切除却，及四種軍，步進詣佛。
>
> **〔B_{30}〕《中阿含經》卷十四《大天榛林經》（第 67 經，T1, No. 26, p. 512, a9-16）**
> 大天王見已，歡喜踊躍，心自念曰：「生賢輪寶，生妙輪寶，我亦曾從古人聞之，若頂生剎利王於月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上，有天輪寶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燄，光明昱爍，彼必當作轉輪王也。我將無作轉輪王耶？」

---

[75] 又據荻原裕敏，〈阿含経典に関連する三点のトカラ語 B 断片について〉，《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eTULIP）》第 34 期，2013 年（此刊物為線上刊物，該論文之下載地址為：https://repository.dl.itc.u-tokyo.ac.jp/records/27490#.Y48vUy_3Lq0，檢索日期：2022 年 12 月），吐火羅語 B 出土文書 THT 404 即為該小經的吐火羅語對應殘片。而在該殘片第 7 行，對應 Pāli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 的，亦僅為 Toch. B *walo*「國王」。是與漢譯《長阿含》採取了相似的譯法。

〔B_{31}〕《中阿含經》卷五九《法莊嚴經》（第 213 經，T1, No. 26, p. 795, c11-15）

拘薩羅王波斯匿即便下車。若有王剎利頂來而得人處，教令大地，有五儀飾，劍、蓋、華鬘及珠柄拂、嚴飾之屣，彼盡脫已，授與長作，長作念曰：「天王今者必當獨入，我等應共住此待耳。」

其中，出現在卷十一的「諸王剎利以水灑頂」是《中阿含經》中唯一一處對原語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頭上被灑水的剎帝利王者」的准確翻譯。值得注意的是，同卷的《四洲經》中，詳述「頂生王」的因緣故事，其平行文本是巴利《本生經》第 258 號《Mandhātā 王本生》（*Mandhātu Jātaka,* = Jā II 310ff，見前文壹之一及壹之三節所論）。而同卷的《牛糞喻經》則大段鋪陳佛陀前世為「剎利頂生王」時享有的種種寶物，「剎利頂生王」則對譯原語中的「頭上被灑水的剎帝利王者」。此三經前後相續，譯法卻各不相同，總結如下表。

經號	經名	譯語	原語
60	《四洲經》	頂生王	**Mandhātar-/*Mūrdhāta-*
61	《牛糞喻經》	剎利頂生王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
62	《頻鞞娑邏王迎佛經》	諸王剎利以水灑頂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

總體而言，《中阿含經》中以「剎利頂生王」來對譯原語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 的情況為多數。這個譯語幾乎僅見於《中阿含經》，為譯者的個人特色。

在佛陀耶舍、竺佛念等人譯出的《長阿含經》、《四分律》中，這一短語被譯為「剎利王水澆頭種」、「剎利王水澆頂种」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等[76]，或即為簡單的「王」（見本節前文及注 75）。《雜阿含經》中，這一程式被譯為「灌頂王（法）」、「剎利灌頂王」、「剎利灌頂聖王」、「剎利灌頂大王」等。《增壹阿含經》中，則出現「水灌頭王」（T2, No. 125, p. 694, a25-28）。可見在《中阿含經》以外的數部漢譯《阿含經》中，並沒有出現「剎利頂生王」一類的譯語。

「剎利頂生王」這一與「頂生王」極其相似而所指有別之譯語的發生，可能有如下幾種原因。首先，《中阿含經・四洲經》詳述頂生王的故事，譯者可能受此故事中高頻出現的「頂生」的影響，將「灌頂」也誤譯作「頂生」。

第二，「頂生王」本就是轉輪王—剎利灌頂王的代表，在增廣的頂生王故事中，通過灌頂接受王位[77]也是其中一個情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說出世部佛傳《大事》（Mvu I 348）中，在介紹 Māndhātar 王的世系前，也提及了「被灌頂的剎帝利王」的大眾詞源學解詁。

〔$\mathbf{B_{32}}$〕**Mvu I 348**

samyak rakṣati paripāleti mūrdhnābhiṣiktaḥ {...}[78]
saṃjñā udapāsi | mātāpitṛsamo naigamajānapadeṣu tti

---

[76] 參高明道，〈「水澆頭種」管窺〉，《法光》第 324 期（2016 年 9 月），頁 2-3。《四分律》的對這一詞組的譯語更為隨機、多樣，可能反映了翻譯團隊的試驗階段，而《長阿含經》的譯語更規整統一，可能是固定的成熟期。

[77] 例如在前節所引諸文獻中，頂生王之異常出生的故事之後，通常會有描述其灌頂即位的情節。見 GM III.1:67; Divy XVII 210,26-211,14;《賢愚經》卷十三；《頂生王因緣經》卷一。

[78] 寫本有殘缺（lacuna），Senart 校勘本頁 621 推測此處或當補入 *°kṣatriyo iti°*。見下方譯文。*rakṣati*「守衛」是對 *kṣatriya-*「剎帝利」的大眾詞源學解詁。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jānapadasthāmavīryaprāpto ti saṃjñā udapāsi || tenāhaṃ rājā kṣatriyo mūrdhnābhiṣikto janapadasthāmavīryaprāpto ti*
> 〔由於〕「正當地守衛、保護」，「被灌頂的{剎帝利}」這個名字誕生了。〔由於〕「在城鄉中如父母一樣」，「達成了鄉里的安定」這個名字誕生了。以這種方式，〔國王〕說：「我是國王、已灌頂的剎帝利，達成了鄉里的安定。」

第三，巴利語 *muddhāvasitta-*，對應梵語 *mūrdhāvasikta-*，在犍陀羅語中，可能會變為 *mudhavasita-*[79]。從而易與梵語 *mūrdhāvasita-*「頂住者」發生混淆，進而可能更容易聯想為「頂生」。

另外，除《中阿含經》外，「剎利頂生王」還出現在《佛說摩訶衍寶嚴經》（T12, No. 351）。《中阿含經》與其共有「剎利頂生王」這一獨特的語言，提示我們這兩部經及其譯經團隊之前可能有密切的關係。

伍、餘論

歸納 Māndhātar 王之出生故事的各種流遍既盡，知此王名之解詁，若依現代歷史語言學追溯至印度伊朗共通時代，本為「持有〔正確〕思考者的後裔」之義，而為印度後代的大眾詞源學解釋派生出一段「將我吸吮」之故事，復又被佛教之根本說一切有部傳承加上了「自頂而生」的情節，從而造就了漢譯的「頂生王」之名。玄奘師弟雖或曾注意到「頂生」與 Māndhātar 之間名實不符的問題，亦無能更改自三國以降以訛傳訛的舊詁。而「頂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79 Skt. *sikta-* > Gāndh. *sita-*，參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129, 311。

生」故事影響之廣，更或曾使《中阿含經》的漢譯者自原來「灌頂」之義，造作出「剎利頂生王」之語。其中涉及同一源頭之故事在多種文化、語言中的傳承，頗為往復交雜，全貌難以卒覩，或有更有可論者，姑錄於此，以備他日之進一步研究。

首先，「自頂而生」這一情節，乃根本說一切有部和譬喻文獻在 Māndhātar 王的異常誕生故事中加入。印度傳統文獻中所記偉人異常出生之事，少見「自頂」者（參前文注 72），而在其他文化中，類似最著名的故事乃希臘神話中雅典娜自其父宙斯頭顱內生出之事，後者或更遠承自上古時期近東、中東之神話[80]。根本說一切有部和譬喻文獻之成立及其繁盛，均在公元前後的西北印度和西域，「頂生」要素的加入，許是反映了該時該地的希臘化背景[81]。

---

[80] 雅典娜（Ἀθηνᾶ）自其父宙斯（Ζεύς）頭中出生之事為人習知。最早在《伊利亞特》（Hom. *Il.*）中戰神阿瑞斯（Ἄρης）指責宙斯偏袒雅典娜時便有所提及，即 E 879-880 ταύτην δ᾽ οὔτ᾽ ἔπεϊ προτιβάλλεαι οὔτέ τι ἔργωι, | ἀλλ᾽ ἀνίεῖς, ἐπεὶ αὐτὸς ἐγείναο παῖδ᾽ ἀΐδηλον.「對於此處的她，你未曾非難，未曾 [作些什麼] 以約束，反而放任，因你曾親自產下了（ἐγείναο）這帶來毀滅的孩子。」而真正詳述此故事的則是赫西俄德《神譜》（Hesd. *Theog.* 886-929），即宙斯在迎娶最具智慧的女神 Metis (Μήτις) 後，有預言謂其所生之兒女有與宙斯齊等的力量。宙斯於是將懷孕的 Metis 吞下，而後又從自己的頭內將梟目的、稱號為 Tritogeneia 的雅典娜產出（924 αὐτὸς δ᾽ ἐκ κεφαλῆς γλαυκώπιδα Τριτογένειαν）。按：雅典娜之母 Μήτις 之名與 OIA *mātí-* 同源，均出自 PIE 詞根 *meh_1 (> OIA *mā*)「測量」（GEW II 232），在語義上與出自詞根 *man*「思考」的 *mandhātár-* 的前肢 *mánas-* 類似。或許這便是宙斯吞下智慧而產下喜歡戰爭的雅典娜之事與「頂生故事」的內在聯繫。又，頗有學者將《神譜》Tritogeneia 的定稱附會為「第三次出生者」，以求與印度伊朗神話中的英雄「第三子」Trita 相聯繫。亦有學者認為雅典娜之出世反映了其身上帶有的男性特質。尚有觀點以為此希臘神話本身在上古時代便借用了近東、中東之神話。參 Walter Burkert, *Griechische Religion der archaischen und klassischen Epoche*, Zweite,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Kohlhammer, 2011), 201f., 221, 254 的歸納。

[81] 抑更有可論者，雖說印度本土「頂生」故事著錄甚眇，但佛教文獻中卻載有彌勒生於頭頂的記載。如《菩薩處胎經》卷二世尊為彌勒授記：「彌勒當

復次，今本漢譯《中阿含經》將「被灌頂者」譯作「頂生」的所謂「系統性錯誤」，當屬其漢譯者的個人風格。而漢譯《中阿含經》之文本歸屬部派及其漢譯者之所由來，又均與西域以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有關[82]。此種個人風格，或出自原來文本經當地中古印度雅利安語（很可能是犍陀羅語）中特殊音變之後的訛誤，或是受當地所傳《律藏》「頂生」故事的影響。如此問題，若能發見漢譯《中阿含經》中其他類似「錯誤」的語詞，當更能瞭然。

再次，吠陀中的 Mandhātar 祭司的世系既已被研究，則史詩和《往世書》中的 Māndhātar 王，還有漢語佛典中頂生王的世系亦可鉤稽，特別是其父在漢語佛典中的譯名亦頗為淆亂，而其子生於膝蓋之事，亦似從「頂生」中派生。將各種佛教文獻中的頂生王世系與古典梵語中所記者進一步比較，或能對此王之生世，

知！汝復受記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於此樹王下成無上等正覺。我以右脇生，汝彌勒從頂生。」（T12, No. 384, p. 1025, c15-17）。當然，彌勒＝彌賽亞形象的成立本來就帶有印度—希臘混合的因素，學界有所共論。彌勒從頭頂出生的傳說，或與「頂生王」同樣源自西北印度的希臘化影響。

82 據《出三藏記集》卷二《集錄》（T55, No. 2145, p. 10, b23-26, c7-8）、卷九載釋道慈《中阿鋡經序》（p. 63, c21ff.）、卷十三《曇摩難提傳》（p. 99, b10ff.）、《僧伽提婆傳》（p. 99, b28ff.）的三處記載綜合可知，今本《中阿含經》六十卷，乃晉隆安元年（397 年）至二年，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僧伽羅叉等於江左所出。而先是，又曾有一同名五十九卷本，為兜佉勒沙門曇摩難提與竺佛念等於苻堅建元二十年（384 年）以降的二年間、在長安所出，然「時有慕容之難，戎世建法，倉促未練」（《僧伽提婆傳》語），今已不得見。無論今本是僧伽提婆等自原語譯出，或是改寫舊譯而成，今本《中阿含經》譯者所來自的罽賓即克什米爾地區，而失傳了的初譯之主要譯者所來自的兜佉勒即吐火羅地區，均為當時信奉根本說一切有部之地（如本文第肆節所引，參與過初譯《中阿含經》的竺佛念、所亦曾參與共譯的《長阿含經》和《四分律》中存有「剎利王水澆頭種」，而非如今本《中阿含》那般，存有惹人誤會的「剎利頂生王」字樣。從這一現象推測，今本《中阿含》大抵非是改寫舊本而成，且亦不能說較舊本完善）。又，關於《中阿含》的傳譯及其與《增一阿含》的關係，可參考 Palumbo, “Models of Buddhist 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37ff., 67f., 131ff. 之研究。

乃至其與佛陀之關係獲得更深的理解。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略號及引用書目

一、古典文獻

1.1. 藏經文獻

AKbh =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俱舍釋論》. Pradhan, Prahlad, ed.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of Vasubandhu.* Patna: K. 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1975.

Buddhacarita《佛所行讚》= Johnston, E. H., ed. and trans. *Aśvaghoṣa's Buddhacarita or Acts of the Buddha.* Lahore: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1936.

Divy = *Divyāvadāna*《天譬喻》. Cowell, Edward B., and Robert A. Neil, eds. *The Divyāvadāna, a Collection of Early Buddhist Lege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6.

GM = *Gilgit Manuscripts*《吉爾吉特寫本》. Dutt, Nalinaksha, ed. *Gilgit Manuscripts.* 4 Vols. Srinagar–Calcutta: Calcutta Oriental Press, 1939-1959.

GMNAI = *Gilgit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印度國家檔案館藏吉爾吉特寫本：摹本版》. Clarke, Shayne, ed. *Gilgit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Facsimile Edition vol. 1, Vinaya Texts.*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14.

Jā = *Jātaka*《本生經》. Fausbøll, V., ed. *The Jātaka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 being tales of the anterior births of Gotama Buddha.* 7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877-189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Laṅk = *Laṅkāvatārasūtra*《入楞伽經》. Nanjio, Bunyiu, ed. *The Laṅkāvatāra Sūtra.* Kyoto: Otani University Press, 1923.

MN = *Majjhimanikāya*《中部尼柯耶》. Trenckner, V., and R. Chalmers, eds. *The Majjhima-Nikāya.* 3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888-1899.

MSV = *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根本說一切有部律》. = GM III.

Mvu = *Mahāvastu*《大事》. Senart, Émile, ed. *Le Mahâvastu: texte sanscrit pub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 d'introductions et d'un commmentaire.* 3 Vols. Paris: L'Imprimerie nationale, 1882-1897.

Mvy-I = *Mahāvyutpatti*, edited by Ishihama and Fukuda. Ishihama, Yumiko, and Yoichi Fukuda, eds. *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ahāvyutpatti. Sanskrit-Tibetan-Mongolian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Tokyo: Toyo Bunko, 1989.

Mvy-S = *Mahāvyutpatti*《翻譯名義大集》, edited by Sakaki. 榊亮三郎編，《梵藏漢和四譯對校飜譯名義大集》. 京都：真言宗京都大学，1916。

SBhV = *Saṅghabhedavastu*《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吉爾吉特寫本〕. Gnoli, Raniero,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th and Last Section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Serie Orientale Roma 49/1-2.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1978.

Sp = *Samantapāsādikā*《一切善見律注》. Takakusu, J., and M. Nagai, eds. *Samantapāsādikā,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Vinaya Piṭaka.* 7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2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7.

T =《大正新脩大藏经》，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100 冊，東京：大正一切経刊行会。檢索據 CBETA（=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及 SAT（= Saṃgaṇikīkṛtaṃ Taiśotripiṭakaṃ）兩種數據庫的線上版。引用《大正藏》時，依冊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之順序記錄，如：（T1, No. 26, p. 795, c11-15）。以下詳細列出各經資訊：

後秦．佛陀耶舍等譯，《長阿含經》，T1, No. 1。

西晉．法立、法炬譯，《大樓炭經》，T1, No. 23。

西晉．法炬譯，《佛說頂生王故事經》，T1, No. 39。

隋．闍那崛多譯，《起世經》，T1, No. 24。

隋．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T1, No. 25。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T1, No. 26。

失譯，《文陀竭王經》，T1, No. 40。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T2, No. 125。

東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T3, No. 152。

北宋．施護譯，《佛說頂生王因緣經》，T3, No. 165。

北宋．法賢譯，《佛說眾許摩訶帝經》，T3, No. 191。

馬鳴造、舊題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T4, No. 192。

舊題東晉．迦留陀伽譯，《佛說十二遊經》，T4, No. 195。

舊題東漢．曇果、康孟詳譯，《中本起經》，T4, No. 196。

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T4, No. 202。

法救撰，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T4, No. 210。

隋．笈多譯，《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T8, No. 238。

舊題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T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No. 245。
唐・不空重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T8, No. 246。
失譯，《佛說摩訶衍寶嚴經》，T12, No. 351。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T12, No. 374。
姚秦・竺佛念譯，《菩薩處胎經》，T12, No. 384。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T16, No. 670。
北魏・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T16, No. 671。
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T16, No. 672。
唐・菩提流志譯，《如意輪陀羅尼經》，T20, No. 1080。
唐・不空譯《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T20, No. 1092。
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四分律》，T22, No. 1428。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T24, No. 1448。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T24, No. 1450。
南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T24, No. 1462。
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所譯《大智度論》，T25, No. 1509。
尸陀槃尼撰，符秦、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T28, No. 1547。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摩俱舍論》，T29, No. 1558。
婆藪盤豆造，梁・真諦譯，《阿毘達摩俱舍釋論》，T29, No. 1559。
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T30, No. 157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隋・吉藏撰，《講疏》，T33, No. 1707。
後秦・僧肇撰，《注維摩詰經》，T38，No. 1775。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T41, No. 1821。
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T49, No. 2034。
梁・僧祐撰，《釋迦譜》，T50, No. 2040。
唐・道宣撰，《續高僧傳》，T50, No. 2060。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T54, No. 2128。
佚名，《翻梵語》，T54，No. 2130。
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T55，No. 2145。
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T55，No. 2154。

1.2. 非佛教古典文獻

BhāgPur = *Bhāgavata-Purāṇa*《薄伽梵往世書》. Śāstri, Jagadish Lal, ed. *Śrīmad-Bhāgavatapurāṇa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3.

GopB = *Gopatha-Brāhmaṇa*《牛跡梵書》. Gaastra, Dieuke, ed. *Das Gopatha Brāhmaṇa.* Leiden: E. J. Brill, 1919.

Hesd. *Theog.* = Hesiod *Theogonia* 赫西俄德《神譜》. Solmsen, F., R. Merkelbach, and M. L. West, eds. *Hesiod Theogonia, Opera et Dies, Scutum, Fragmenta Select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om. *Il.* = Homer *Iliad* 荷馬《伊利亞特》. West, Martin L., ed. *Homeri Ilias.* 2 Bde. Berlin/München: Walter de Gruyter, 2006.

MBh = *Mahābhārata*《摩訶婆羅多》. Sukthankar, Vishnu S., et al., eds. *The Mahābhārata: For the First Time Critically Edited.* Poona: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1933-1966.

Pāṇ = *Pāṇini*《波你尼經》. Böhtlingk, Otto, ed. and übst. *Pāṇini'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Grammatik. 2 Bde. Leipzig: Verlag von H. Haessel, 1887.

RV = *Ṛgveda*《梨俱吠陀》. Aufrecht, Theodor, ed. *Die Hymnen des Rigveda.* 2 Bde. 2. Auflage. Bonn: Adolph Marcus, 1877.

ViPur = *Viṣṇu-Purāṇa*《毗濕奴往世書》. Pathak, M. M., ed. *The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Viṣṇupurāṇam.* 2 vols. Vadodara: Oriental Institute, 1997-1999.

Yasna = *Avesta*《阿維斯陀》, part I: Yasna. Geldner, Karl F., ed. *Avesta.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Parsis.Part I Yasna.* Stuttgart: Kohlhammer, 1886.

二、研究文獻

八尾史（Yao Fumi）譯注，《根本説一切有部律薬事》，東京：連合出版，2013 年。

山口益（Yamaguchi Susumu）、舟橋一哉（Funabashi Issai），《倶舎論の原典解明 世間品》，京都：法藏館，1955 年。

川村悠人（Kawamura Yūto），《神の名の語源学》，広島：溪水社，2021 年。

辻直四郎（Tsuji Naosirō），〈古代インドにおける語源的説明法について〉，收入仏誕二千五百年記念学会編，《仏教学の諸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35 年，頁 473-479。

赤沼智善（Akanuma Chizen），《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辞典》，京都：法藏館，1967 年。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

肖瑜，《〈三國志〉古寫本用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年。

林屋友次郎（Hayashiya Tomojirō），《経録研究》，東京：岩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波書店，1941 年。
卓鴻澤，《歷史語文學論叢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森雅秀（Mori Masahide）編，《アジアの灌頂儀礼：その成立と伝播》，京都：法蔵館，2014 年。
荻原裕敏（Ogihara Hirotoshi），〈阿含経典に関連する三点のトカラ語 B 断片について〉，《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eTULIP）》第 34 期，2013 年。檢索日期：2022 年 12 月。https://repository.dl.itc.u-tokyo.ac.jp/records/27490#.Y48vUy_3Lq0。
堂山英次郎（Dōyama Eijirō），〈Mandhātar の系譜〉，《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60 號，2011 年 11 月，頁 266-272。
——，〈胎児がしゃべる——古代インドの英雄神話における異常出生に関する資料——〉，2011 年度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共同研究《神話表象のアレゴリズム研究——文学・哲学・レトリックに即して》成果報告書，2012 年 3 月，頁 25-58。
高明道（Grohmann, Friedrich），〈「水澆頭種」管窺〉，《法光》第 324 期，2016 年 9 月，頁 2-3。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
蒲立本（Pulleyblank, E. G.），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劉震，《禪定與苦修（修訂本）：關於佛傳原初梵本的發現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修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 年。
Anālayo, Bhikkhu. “‘Mūlasarvāstivādin and Sarvāstivādin’: Oral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Transmission Lineages of Āgama Texts." In *Research on the Saṃyukta-Āgama*, edited by Bhikkhunī Dhammadinnā, 387-426. Taipei: Dharma Drum Corporation, 2020.

Baums, Stefan. "A Gāndhārī Commentary on Early Buddhist Vers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7, 9, 13 and 1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9.

Benveniste, Émile. *Origines de la formation des noms en indo-européen*.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1935.

BHSG =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 Grammar.* Edgerton, Frankli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 Gramm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BHSD =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I Dictionary*. Edgerton, Frankli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I Dictiona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Brough, John.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olume 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Burkert, Walter. *Griechische Religion der archaischen und klassischen Epoche*. Zweite,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Kohlhammer, 2011.

Coblin, W. South.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Deeg, Max. *Die altindische Etymologie nach dem Verständnis Yāska's und seiner Vorgänger.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ihre Praktiken, ihre literarische Verbreitung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dichterischen Gestaltung und Sprachmagie.* Dettelbach: Joseph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H. Röll, 1995.

Dōyama, Eijirō 堂山英次郎 . “Kṣetrasya Pati and Mandhātar.” In *Vedic Śākhās: Past, Present, Future: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Vedic Workshop, Bucharest* 2011, edited by Jan E. M. Houben, Julieta Rotaru and Michael Witzel, 936-954.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DPPN = Malalasekera, G.P. *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 2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37.

EWAia = Mayrhofer, Manfred.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oarischen.* 3 Bde.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Carl Winter, 1986-2001.

Geldner, Karl F. *Der Rig-Veda: Aus dem Sanskrit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und mit einem laufenden Kommentar versehen.* 3 Bd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33-3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1957. Mit Bd. IV. Index. hg. v. Johannes Nobel. HOS 36. 1957.

GEW = Frisk, Hjalmar. *Griech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3 Bde.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Carl Winter, 1960-1972.

Hazra, Rajendra Chandra. *Studies in the Purāṇic Records on Hindu Rites and Customs.* 2nd 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5.

von Hinüber, Oskar. *Das ältere Mittelindisch im Überblick*. 2., erweiterte Auflage.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Kommission für Sprachen und Kulturen Südasiens, Heft 20.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1.

Hiraoka, Satoshi 平岡聡 .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ivyāvadāna and the Mūlasarvāstivāda Vinay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6, no. 5 (1998): 419-43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Hoffmann, Karl. “Zur Aussprache von altindoar. *a*.” In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II*, 552-554. Wiebaden: Reichert, 1976.

Jamison, Stephanie W. *Function and Form in the -áya-Formations of the Rig Veda and Atharva Ved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静志 .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Volume XI.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10.

Kulikov, Leonid. *The Vedic -ya-presents: Passives and intransitivity in Old Indo-Aryan*. Amsterdam: Rodopi, 2012.

LIV^2 = Rix, Helmut et al. *LIV. Lexikon der indogermanischen Verben. Die Wurzeln und ihre Primärstammbildungen*. Zweite, erweiterte und verbesserte Auflage.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01.

Matsumura, Hisashi 松村恒 . “Four Avadānas from the Gilgit Manuscripts.” PhD dis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0.

Norman, K. R. “Labialization of Vowels in Middle Indo-Aryan.”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2 (1976): 41-58. = *Collected Papers* I, 247-261.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90.

Palumbo, Antonello. “Models of Buddhist 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In *Zhonggu shidai de liyi, zongjiao yu zhidu* 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 (New Perspectives on Ritual, Religion and Institution in Medieval China), edited by Yu Xin 余欣 , 287-338.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An Early Chinese Commentary on the Ekottarika-āgama: The Fenbie gongde lun* 分別功德論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Zengyi ahan jing* 增一阿含經 .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Research Series 7. Taipei: 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Pischel, Richard.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Strassburg: Verlag von Karl J. Trübmer, 1900.

Radich, Michael. "Fei Changfang's Treatment of Sengyou's Anonymous Tex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9, no. 4 (2019): 819-841.

Ranade, H. G.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Vedic Rituals*.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eral for the Arts and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06.

Rotman, Andy, trans. *Divine Stories: Divyāvadāna*. vol. 1.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8.

Scarlata, Salvatore. *Die Wurzelkomposita im Ṛg-Veda*. Wiesbaden: Reichert, 1999.

Schuessler, Axel.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Skilling, Peter. *Mahāsūtras: Great Disourse of the Buddha.* Vol. 2.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7.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and Lewis Hodous, ed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London: Kegan Paul, 1937.

Thieme, Paul. "Etymologies – einst und heute." In *Lautgeschichte und Etymologie: Akten der VI. Fachtagung de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Indogermanischen Gesellschaft, Wien, 24-29. September 1978. M. Mayrhofer et al. (hrsg.), 485-494. Wiesbaden: Dr. Ludwig Rechert Verlag, 1980.

Tsuji, Naosirō 辻直四郎 . "Etymologia upanishadica."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Indogaku Bukkyogaku Kenkyu)* 印度学仏教学 1, no. 1 (1952): 242-258.

Visigalli, Paolo. "The Buddha's Wordplays: The Rhetorical Function and Efficacy of Puns and Etymologizing in the Pali Cano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44, no. 4 (2016): 809-832.

——. "The Vedic Background of Yāska's *Nirukta*." *Indo-Iranian Journal* 60, no. 2 (2017): 101-131.

W&G = Witzel, Michael, Toshifumi Gotō et al. *Rig-Veda: Das Heilige Wissen. Dritter bis Fünfter Liederkreis. Aus dem vedischen Sanskrit übersetzt und herausgegeben von Michael Witzel (Buch III) und Toshifumi Gotō (Buch IV) und Salvatore Scarlata (Buch V)*. Berlin, 2013.

Zin, Monika.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Bagh Painting." *East and West* 51, no. 3/4 (2001): 299-322.

——. "Māndhātar, the Universal Monarch, and the Meaning of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akravartin in the Amaravati School, and of the Kings on the Kanaganahalli Stūpa." In *Buddhist Narrative in Asia and Beyond: In Honour of HRH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on Her Fifty-Fifth Birth Anniversary*, edited by Peter Skilling and Justin McDaniel, 149-164. Vol. 1. Bangkok: Institute of Thai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1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 Study of Māndhātar (Dingsheng Wang) 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Etymological Explanation of His Name in Underlying Languages

Chenda Lin * and Yiren Zhang **

Abstract

An Indian *cakravartin* named 頂生王 (Dingsheng Wang) is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Vinaya and Avādana*(s), he was said to be born from his father's head and nursed by the palace maids. In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ies, different transcriptions for his name are attested, such as 文陀竭 (Wentuojie), 曼馱多 (Mantuoduo), 曼陀多 (Mantuoduo). Apart from 頂生 "born from a head", there are other interpretations of his name 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such as 我養 (*woyang*) "I raise", 我嬭 (*wonai*) "I nurse", 我持 (*wochi*) "I hold", and even 最勝 (*zuisheng*) "most victorious". These are various translations in different texts of what the palace maids said to express their willingness to nurse this king. The name 頂生王 (Dingsheng Wang) corresponds to the BHS *māndhātar-* and the Pāli *mandhātā-*, which is the *cakravartin* named Māndhātar in the *Mahābhārata* and *Purāṇa*(s). This is a *vṛddhi*-formation of the name of an ancient priest

* PhD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Osaka University.
** PhD Student, the Doctoral Program in Buddhist Studies,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from the *Ṛgveda* named *mandhātár* "establisher of (correct) thoughts". However, King Māndhātar is born from his father's left side or right abdomen in the epic and *Purāṇa*(s). Moreover, what he suckled is the finger of Indra. The reason for his name comes from Indra's words, namely "Suckle on me!" (*mām ... dhay*^{i}*/dhā*). It can be speculated that the origin of Māndhātar, namely *mandhātár-* "who has (correct) thoughts", has been lost after the Vedic period. As a result, the story of Māndhātar suckling on Indra's finger was fabricated as an folk-etymological explanation. The story in Northern Buddhism not only retained the plot of "suckling", but also changed what he suckling on. The story of "born from a head" is further developed.

Furthermore,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Madhyamāgama*, a fixed formula 剎利頂生王 (Shali Dingsheng Wang) appears several times. It corresponds to *rājā- khattiya- muddhāvasitta-* in the Pāli *Majjhima-Nikāya*, meaning "the Śākyan king who was sprinkled on the head", i.e. "the anointed Śākyan king", which is the epithet of other king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formula is not translated as 剎利頂生王 in other Chinese *Āgama* translations besides the *Madhyamāgama*. Therefore, 剎利頂生王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ersonal style of the translator of the *Madhyamāgama*, or it ma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 of the story of Māndhātar in Buddhist scriptures.

Keywords: Dingsheng Wang, Māndhātar, Shali Dingsheng Wang, *Mūlasarvāstivādin Vinaya*, *Madhyamāgama*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